尚書集注述疏

尙書集注述疏卷十一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牧誓

此武王伐紂將戰而於牧野誓師也牧與坶通說文曰坶朝歌南七十里地蓋紂都朝歌也蔡氏曰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相表裏眞聖人之言也

述曰牧古文作坶漢志云朝歌紂所都水經注云雹水東南歷坶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臯跨澤悉坶野矣今在河南衞輝府淇縣南史記云周公佐武王作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鉞音越麾音揮逖音狄

甲子者。二月五日。在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漢志稱武成曰。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昧爽者。自闇而明之時也。鄭氏說以詩曰。肆伐大商。會朝淸明。王者史追稱之也。國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此王所以甲子朝至而誓也。野者。鄭氏謂郊外曰野。是也。蓋言牧野。則郊外明矣。然安知其何郊乎。乃繫之曰商郊牧野。鄭氏謂將戰於郊。故至牧野而誓也。杖。持也。鉞。大斧也。以黃金之銅爲之。故稱黃鉞。左而持之。明不欲用殺也。白者。西方之色。旄者。注旄牛尾爲旗。師繇西土。故主白旄。右

而執之以指麾。明必使用命也。曰者。武王所勞之辭。逖遠也。蔡氏謂以其行役之遠而勞之也。陳勞皆去聲

述曰。武成今詳逸文。甲子在二月者。史記周本紀周書世俘篇皆同。僞傳云。甲子。二月四日。非也。說文云。昧爽旦明也。又云。昧闇也。鄭引詩義見詩大明疏。今謂說以詩者。攷工記注云。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繪事後素。其例也。引國語者。周語文。祭統云。舞莫重於武宿夜。大傳云。商郊宿夜。士卒歌舞以待旦。因名焉。鄭野誓義見書疏。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詩駉毛傳云。郊外曰野。蓋毛以雅訓統言之也。今鄭從毛焉。王氏鳴盛云。鄭不引釋地者。嫌與經文之牧相雜也。皇甫謐云。牧野在朝歌南七

十里。蓋與說文同。僞傳以爲近郊三十里。非也。說文云。杖持也。戉大斧也。鉞與戉通。周官職金云。掌受士之金罰。入于司兵。易云。噬嗑。亨利用獄。六五云。噬乾肉。得黃金。蓋六五中象。黃者中色也。用獄之黃金。則罰之以鑄兵者。蓋銅也。大司寇所謂入鈞金也。非漢灋贖罪之黃金可爲飾者也。僞傳云。鉞以黃金飾斧。失之矣。用殺之道。無取乎飾也。互詳堯典金贖疏及呂刑罰鍰疏。或曰。堯典馬注云。金黃金也。其据易義者歟。非也。易噬嗑九四云。噬乾胏。得金矢。此統言之曰金。非必黃金也。其六五言黃金者。以中象而言一端也。然則馬非据易義。而据漢灋矣。以漢灋釋經。漢儒其或失之也。今僞傳則襲言漢灋者爾。周書克殷篇。

言黃鉞。又言元鉞。周書雜雜。不可謂周必無元鉞也。或曰。元鉞者以元金之鐵爲之。鄭大傳注所以釋罰鍰爲金鐵也。則黃鉞可推也。釋天云。注旄首曰旌。禮明堂位云。夏后氏之綏。注云。綏爲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其義也。凡師之耳目在將之旗鼓。白旄者猶白虎之義也。曲禮云。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右者西方也。麾與麾通。說文云。旌旗所以指麾也。周書克殷篇云。商辛奔內登于鹿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入適王所。斬之以黃鉞。縣諸大白。乃適二女之所。旣縊。王又斬之以元鉞。縣諸小白。此言紂事者。周書之誣也。而史記從之。則不辯其誣矣。大白者。史記所謂大白之旗也。墨子。尸子。荀子。言紂事

者。與周書略同。此孟子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者也。夫使紂未自燔而死。則武王必有若湯放桀者爲。烏有於餘燼而斬之者乎。經曰。左杖黃鉞。是武王誓師。且左其鉞不欲用也。而用之已死之紂乎。賈誼新書云。紂已死玉門之上。武王使人帷而守之。此可信者也。逖與逿通。釋詁云。逿遠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長丁丈反　髳莫包反　濮百木反　比毗志反

冢大也。友邦大君。諸侯交稱之辭。時武王猶諸侯也。御治也。治事之臣。統下文諸臣而言。周邦與友邦之臣皆是也。

司徒司馬司空。蔡氏謂諸侯三卿也。亞次旅衆也。蔡氏謂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蔡氏謂以兵守門者。猶周官師氏王舉則從也。長者分司之長。言率千人百人也。庸濮南夷名。蜀羌髳彭西夷名。微未詳。立政曰夷微盧。八國皆從周之夷。故雖有南夷而誓師統爲西土之人也。稱及者所以殊之也。左傳曰。凡師出。與謀曰及諸夷之序蓋以國之大小序之也。稱舉也。戈戟也。所以擊比相次也。干盾也。所以扞矛酋矛夷矛也。所以刺。詩曰。二矛重英蓋長短互用也。此呼邦君御事及諸夷俾肅軍容而聽誓也。酋音由刺七亦反重平聲

述曰。釋詁云。冢大也。友邦。史記作有國。詩思齊鄭箋云。御

治也。詩崧高毛傳云。御治事之官也。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詁文。林氏之奇云。亞者周官所謂立其貳也。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是也。旅者周官所謂陳其般也。般衆士也。互詳酒誥梓材篇。周官師氏云。王舉則從。又云。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文十六年左傳云。庸人率羣蠻以叛楚。又云。麇人率百濮將伐楚。杜注云。庸今上庸縣。屬楚小國。百濮夷也。桓十三年左傳云。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水經注云。沔水過中盧縣東。春秋盧戎之國也。昭九年左傳云。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周書王會篇云。正南百濮。蓋南夷也。上庸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也。中盧今湖北

襄陽府南漳縣東北有中廬故城。華陽國志云。蜀之爲國。其地西奄岷嶓。今四川成都府也。詩殷武云。自彼氐羌。箋云。氐羌夷國在西方者。說文云。羌西戎牧羊人也。今陝西甘肅以西之地也。髳與髦通。詩角弓云。如蠻如髦。箋云。髦西夷名。此後漢書西羌傳所以言羌髳也。後漢書岑彭傳云。征公孫述至武陽。所營地名彭亡。此彭亡者古之彭也。蓋西夷也。武陽今四川眉州彭山縣也。經之爲序先庸後濮者。庸人能率羣蠻。必大國也。濮分百濮。必小國也。濮以小而後之。則庸必以大而先之矣。其餘從可知也。春秋成公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公羊傳云。

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傳明其所以殊之也。今牧誓固爲之先矣。引左傳者宣七年文。稱一作偁。釋言云。偁舉也。郭注引書曰。偁爾戈。攷工記云。戈柲六尺有六寸。注云。戈今句子戟也。柲猶柄也。說文云。比相次比也。釋言云。干扞也。方言云。盾關東謂之干。攷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也。酋之言遒也。酋近夷長矣。引詩者清人文。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不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

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牝頻引反逋百乎反長丁丈反）

索散也。雞之司晨。其雄者也。牝者無之。此以比婦人無與外事。與之則家之不祥。索然散矣。受者紂之聲轉也。婦者蔡氏謂妲己也。列女傳曰。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蓋惟妲己之言是用也。肆祀者肆解牲體以祭。鄭氏謂肆祀祭名是也。猶洛誥言殺禋也。答報也。蘇氏謂祭所以報也。遺謂先人遺體也。猶左傳言先君之遺姑姊妹也。王父者父之考也。遠則王父弟。近則母弟。故曰王父母弟。迪進也。謂進用其賢者也。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此言紂昏亂棄其先人肆祀而不報祭之。昏亂棄其先人遺王父母弟而不進用之也。墨子稱大誓曰。

紂夷居。不肯事上帝鬼神。棄厥先神祇不祀。商書曰。吾家耄遜于荒。又曰。咈其耇長舊有位人。謂此也。逋亡也。長如易小人道長之長。卿者。上大夫也。故曰大夫卿士。此言紂於多罪亡逃者。崇重而長進之。信從而使用之。遂以爲臣。使得以爲惡。左傳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詩曰。以無陪無卿。謂此也。蔡氏謂紂惑于妲己。遂至如此。是也。此武王明紂之多罪。不敢不奉天以討之也。與音預 妲音亶

述曰。禮檀弓云。吾離羣而索居。注云。索散也。爾雅之釋。飛曰雌雄。走曰牝牡。今言牝雞者。通言之爾。僖十五年左傳云。獲其雄狐。其例也。周官大宗伯云。以禽作六摯。卿執羔。大夫執雁。亦通言之也。受義詳立政疏。晉語云。殷辛伐有

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周官大祝云。凡大禋祀肆享。注云。
肆享祭宗廟也。典瑞云。以肆先王。注云。肆解牲體以祭。因
以爲名。蔡傳云。肆陳也。所當陳之祭祀。今攷詩雝云。相予
肆祀。鄭箋釋肆爲陳。此蔡之所据也。今不從者。此言祭名。
於文尤洽也。不答。之不。悔本作弗。今從史記。蓋不答不迪。
經文宜一例也。以答爲報者。猶禮言答拜也。引遺義者。昭
三年左傳文。王父母弟。漢石經作任父母弟。或曰言先人
所遺任之父弟及母弟也。今据史記作王不作任。與大誓
同。釋親云。父之考爲王父。王氏樵云。王父弟者從兄弟也。
隱七年公羊傳云。母弟稱弟。言同嫡也。互詳大誓疏。迪。進。
釋詁文。不迪。史記訓不用。言不進用之也。引迪義者。詩桑

柔文。或曰。釋詁云。迪道也。盤庚云。不吉不迪。今言紂昏棄
其先人遺王父母弟而不道也。詩葛藟序云。周室道衰棄
其九族焉。蓋親而非賢。有不進用之者。然昏棄之豈親親
之道乎。則不道矣。今不出之者。不道之義。與不答非一例
也。僞傳云。不接之以道。此於經病添文也。大誓今詳逸文。
說文云。逋亡也。釋詁云。崇重也。宣十二年左傳云。師叔楚
之崇也。小人道長。易否彖傳文。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
繇是推之。蓋天子亦然。詩所以言正大夫也。經不以卿大
夫士爲文。於文自適也。引逋逃者。昭七年左傳文。其上文
云。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注云。荒大也。閱蒐也。蓋不受
亡逃也。引卿義者。詩蕩文。湯誓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此

湯誓所以伐夏者也。今牧誓義同。故備陳商罪。而以一言要之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蔡傳以此一言屬下節焉。非其辭氣然也。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御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貔音毗羆彼皮反

愆。過也。步。自車行而言。古者車戰。徒兵亦隨車也。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夫子者。尊卑之通稱也。戰者丈夫之事。男子之彊。左傳稱孫子曰。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勖。勉也。伐者。鄭氏謂一擊

一剌。曰一伐。蓋步伐之多少有數。不過于其數。則止而齊焉。進退皆齊。兵衞之精也。尙庶幾也。桓桓。鄭氏謂威武貌。貔。豹屬。白狐也。熊虎類。羆。如熊。黃白文。于。往也。大誥曰。予翼以于。言庶幾威武如四獸然。齊往商郊也。御。古通禦。史記言四凶者曰。以御螭魅。左傳作禦是也。御者。扞而拒之。所以爲禦也。馬鄭本作禦。謂弗禦其能來奔者。蓋受降而不殺。異於禦寇也。武王以紂之無道。知紂師有能來奔者矣。史記曰。紂師皆倒兵以戰。役。謂伐紂之役也。蓋今日之事者。總而起下之辭。以役西土者。總而承上之辭。言今日誓師之事。以所謂止齊者。以所謂威武以于者。以所謂弗御者。以茲數事。役茲西土也。故又申勉焉。詩言以贈申伯。

以慰其心者。其爲文同也。左傳言城濮之戰曰。晉于是役也。能以德攻。不猶言以役者乎。此武王明出師之律。反覆其辭而勉之。又豫嚴其瀆而戒之也。○或曰。白虎通稱文家言。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爾。然則牧誓稱王。非史追稱之也。其伐紂之先。武王既稱王矣。非也。詩曰。矢于牧野。維予侯興。此不足明牧誓之稱諸侯乎。惟武王自以諸侯而稱衆諸侯也。故經曰。我友邦冢君。與成王大誥。稱我友邦君者不同。使武王既稱王。而其稱諸侯者。猶稱我友邦冢君。不稱我友邦君。可乎。牧誓在大誓之後。猶諸侯也。則大誓可知矣。詩大明疏稱大誓曰。天將有立父母。父母者。鴻範所謂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也。武王未

稱王故謂天將有立云爾夫未稱王則非天子也非天子則不可祭天故經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不言祭天也僞大誓曰類于上帝僞武成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是誣也將伐紂而武自王遂祭天焉是貪商也則武王之志荒矣樂記稱孔子之辯武音者猶是也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又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夫貳者疑也禮坊記稱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其言紂克予者非其疑者與苟其伐紂之先既稱王而祭天矣則不疑固也詩何必釋其疑曰無貳爾心乎故伐紂者嫌疑也八百諸侯會而伐之雖嫌

疑而不嫌疑矣。此商書所謂今我民罔弗欲喪也。故荀子稱大誓曰。獨夫紂。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蓋武王順乎天而應乎人。此易所謂革之時也。然伐紂豈必爲天子哉。武王與衆諸侯同爾。伐紂之後。諸侯奉之爲天子。人與之乎。天與之也。武王順以應之者。又當在是矣。於是乎稱王而祭天。亦易所謂革之時也。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此其時也。若夫伐紂之先。稱王而祭天。則嫌疑矣。何以白其不貪商而救民之心乎。白虎通稱賈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是猶不知其不貪商而救民之心也。夫舜禪讓者也。亦既受終于文祖矣。然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及朝

覲訟獄謳歌者皆歸然後踐天子位孟子論之曰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故禹亦避舜之子焉朱子以爲其避者嫌疑也是禪讓者猶嫌疑矣況誅伐者乎然則其得誅伐者何也孟子所謂天吏也夫天不言人心者天命之實也其應乎人者皆其順乎天者也孟子稱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天吏者在伐罪救民之實而不在祭天告伐之文也則惟恭行天之罰焉蓋武之事猶湯之事也察乎此又何疑於湯誓乎又何惑於僞湯誥乎故禮言祭天詳矣而禮無將伐桀紂而祭天者將以諸侯而祭天與不可也將稱王而祭天與不可也禮別嫌疑其義精也湯武知義必無不避嫌疑而有斯非禮

之禮也。且羣神者皆天命也。武王誓師必與衆諸侯用諸侯之禮。祭其當祭之神而告之也。曲禮言諸侯曰。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則其祭稱也。今經無文者。蓋大誓闕亡也。或曰。大誓序言一月者。建子之月也。於一月而以伐紂祭天。其周之始郊與。非也。禮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蓋郊之用辛者。謂祈穀大雩卜辛日而郊也。漢志稱武成曰。惟四月辛亥。祀于天位。此武成之日也。故凡卜郊者用辛焉。周之始郊者。謂周正建子。是月也日長至。周之歲於是乎始郊。自春祈穀夏大雩而言其始也。故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歲之日至不可必其爲辛也。故別乎用辛者言之爾。非謂周代之始郊也。周代之始

郊。則四月辛亥也。蓋在牧之野既退而後矣。敄音汝雩俱反

述曰。愆過。釋言文。曲禮云。驅之五步而立。此君車之以步言也。則兵車可推也。孟子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史記與孟子同。書序謂虎賁三百人。非也。司馬灋云。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蓋士者虎賁也。一車十人。三百兩者三千人也。其車徒之衆。虎賁率焉。昭元年左傳稱晉魏舒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蓋車戰於是乎始變矣。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此步之大略也。詩大明疏引鄭云。好整好暇。用兵之術。此鄭据成十六年左傳言晉人之勇爾。王者之師。豈徒好是乎。引毳子者宣十二年左

傳文勸勉。釋詁文。哀十一年左傳言武叔之議戰云。是謂我不成丈夫也。則夫子者相勉之辭也。鄭伐義見詩維清疏。樂記云。天子夾振之而駟伐。注云。駟當爲四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鄭桓桓義見史記集解。釋訓云。桓桓威也。詩序云。桓武志也。說文云。貔豹屬出貉國。釋獸云。貔白狐。其子豰。又云。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麙。羆如熊。黃白文。疏云。醜類也。史記貔作羆。熊作豺。羆作離。文選西都賦注引歐陽尙書說云。螭猛獸也。離與螭通。曲禮疏引鄭云。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蓋鄭以將戰言之也。今攷詩言有力如虎。固統言之爾。御不作迓。釋文云。馬作禦。今攷史記集解引鄭亦作禦。蓋馬鄭本與史記同。書疏云。王肅讀御爲禦。

蓋疏從梅本則梅本作御也。今本作迓者。僞傳以迎訓御。衞包遂改之爾。釋文作迓者。宋開寶中陳鄂改之。非陸氏之舊也。釋詁云。迓迎也。詩鵲巢毛傳云。御迎也。僞傳云。能奔降者不迎擊之。此於經病添文也。釋文引馬云。禦禁也。然奔降者繇敵不繇我。以言禁降。於文未洽也。史記集解引鄭云。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虐殺紂師之奔走者。當以爲周之役也。今攷釋詁云。殺克也。蓋轉注之。鄭言不殺。其義然矣。於文未適也。將役於周。然後不殺。非王者之無私也。亦何以前軍中夫子乎。今攷以役西土之文。非獨承上句而言。乃總承上文今日之事以下而言也。詩崧高云。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詩烝民

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此總承之例也。引役義者僖二十八年左傳文。引侯興者詩大明文。下引無貳者同。鄭箋釋貳爲疑。此釋詁義也。樂記稱孔子與賓牟賈言武之樂。云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注云。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時人或說其義爲貪商也。引天屆者詩閟宮文。鄭箋云。屆。極也。此釋言義也。大誓武成皆詳逸文。或曰。武王於大誓。則疑紂克予矣。此於牧誓則知紂師克奔何也。蓋大誓所疑者。臨事而懼也。牧誓所知者。好謀而成也。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一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尙書集注述疏卷十二

順德簡朝亮

周書

洪範

洪。大。範。灋也。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則洛書爲九疇之大灋。故曰洪範焉。此箕子述禹以告武王。而史敘之也。

述曰。洪。大。傳史記作鴻。漢志作洪。蓋古通也。洪。大。範。灋。釋詁文。引易者。繫辭傳文。河圖。詳顧命篇。漢書五行志云。劉歆以爲禹治洪水。賜雒書。灋而陳之。洪範是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雒。與洛通。莊子云。九洛之事。治成

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姚氏謂此豈非九疇洛書之謂哉。僞傳云洪範箕子作之。蓋以洪範稱祀從商制。左傳引洪範皆稱商書也。今攷經言王訪于箕子。稱王者周史之辭。非箕子之辭也。箕子之告武王。稱而稱女不稱王也。虞書皋陶謨云賦納以言。僖二十七年左傳以此爲禹之言也。遂引爲夏書。今引洪範。其例也。左傳襄三年引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文五年引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成六年引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蓋以爲箕子之言。則不稱周書而稱商書矣。漢書儒林傳云。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其以洪範先微子者。繫之商書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有與又同

十有三祀者武王克商之年也。訪謀也。記曰。釋箕子之囚。蓋在克商時矣。此武王所繇就謀之也。箕國名。子爵也。蔡氏謂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史記亦於箕子陳洪範後。言武王封之於朝鮮而不臣是也。○謹案大傳曰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然則箕子不臣周可知矣。大傳又曰。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豈其實哉。蓋箕子自居朝鮮。周雖封之。未嘗受之。終身稱箕子焉爾。箕子者。故商之封也。鴻與洪通。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曷爲爲武王陳洪範。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

可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朝音潮鮮音先爲武之爲去聲

述曰。訪謀。釋詁文。引記者。禮之樂記也。書序云。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序言箕子者。非也。春秋僖公二十有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公羊注云。以歸者惡不死位。然則此非所以言箕子也。論語云。箕子爲之奴。蓋紂囚之也。周書克殷篇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史記說同。則言箕子者。當言釋箕子之囚。不當言以箕子歸也。漢志云。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此從序而爲之說爾。互詳微子篇。史記周本紀云。武王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

亦醜。故問以天道。此史遷以武王十一年伐紂而爲之說爾。蓋以爲武王將直問箕子。則箕子不忍言。而忖箕子以武王立殷後存亡國。宜有告。武王亦以伐君爲醜。故不直問。而以天道言也。是烏知武王訪道之心乎。夫武王之心。以爲箕子知道而訪之。猶大戴禮言武王東面而受丹書于師尚父也。其心無他也。經曰。王訪于箕子。其爲文善矣。箕國。今在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僖三十三年左傳云。晉敗狄于箕。蓋其地也。釋天云。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或曰。周書洛誥言烝祭歲。何也。今攷洛誥紀年。自有惟七年之文。祭歲則通言之爾。周易周詩。言年亦言歲也。多方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則以告殷多士而稱祀矣。

亦有所因也。夫義可通稱。今況有所因。豈不可通言之以如其意乎。無逸言商者。言年不稱祀。蓋無所因也。宣三年左傳於商云。載祀六百。於周云。卜年七百。其曰載曰祀。自商而通言之也。其曰祀曰年。自商周而分言之也。史記宋世家云。武王訪問箕子。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史遷亦言箕子朝周者。非也。大傳固以其詩爲微子將往朝周而作矣。夫微子以客而朝周。可也。箕子以臣而朝周。不可也。史記云。所謂狡童者。紂也。亦非也。周黍離之詩云。此何人哉。誠不忍斥之也。此蓋謂紂子武庚

也。殷所以爲虛武庚之叛也。鄭詩狡童。亦非斥其君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騭之日反 相去聲

乃言者蔡氏謂難辭重其問也。稱箕子者明其殷臣武王不臣之也。騭史記訓定陰騭者蔡氏謂天冥冥中默定也。相視也。協合也。顧命曰畢協賞罰言天默定下民者天視合其民之居。蓋定福下民者。視合其居德定咎下民者視合其居惡易曰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此箕子所以言洪範天人之應也。彝常倫理也。蔡氏謂秉彝人倫也。攸所也。常理所次敘。則民得其居矣。我不知其常理所次敘。蓋欲求得其居也。

述曰。宣八年公羊傳云。乃。緩辭也。蓋緩則有所難矣。釋詁云。隮升也。呂氏春秋引此經而說之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史記云。陰定下民。蓋馬之陟升。定而後發。隮之訓定。於文尤洽也。釋文引馬云。陰覆也。隮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今不從者。爲迂也。相。視。釋詁文。又釋詁相助義同。蔡傳以爲天輔民。然於所謂協厥居者義不貫也。漢志引此經。應劭注。以爲王者助天。然經承惟天而言。今言王者。於經病添文也。書疏引王。與應劭略同。詩正月云。洽比其鄰。毛傳云。洽合也。僖二十三年左傳引詩。洽作協。則協者合也。曰福曰咎曰德曰惡。据箕子之言以明之也。易夬象云。居德則忌。此德之所居也。詳康誥敬忌疏。論語云。君子惡居

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此惡之所居也孟子言居仁居不仁其義也引易者繫辭傳文彝常釋詁文倫理說文義也攸所釋言文詩烝民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以見天倫皆人倫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陻音因汨工忽反斁多路反

乃言者蔡氏謂重其答也陻塞汨亂陳列也鯀治洪水失水之道而塞之遂亂列乎五行蓋五行一氣其用相資鯀治水無功若掌火之焚山澤若木若金若土凡列在禹貢而彝倫賴之敘者亦皆亂矣畀與疇類也洪範之類有九

下文所陳是也。知帝不與之者。以後之賜禹。知前之不與鯀也。斁敗也。九疇皆所以敘彝倫之類。鯀不得之。彝倫所以敗。禹得之。彝倫所以敘也。殛死者。殛鯀而流于羽山。遂以死也。嗣繼。興起也。左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言帝又言天者互文也。錫賜也。易所稱洛出書者。蓋洛龜負文而出。是爲九疇。此天之賜禹者也。

述曰。陻說文引作垔。謂塞也。說文云。汨治水也。漢志引此經。應劭注云。汨亂也。蓋反訓也。說文云。陳列也。孟子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謂使禹治水時也。釋詁云。畀予也。畀猶予也。疇類。詳堯典疏。史記云。鴻範九等。等猶類也。斁說文引作殬。謂敗也。引左傳者。僖三十三年文。嗣繼。

錫貺釋詁文興起釋言文鄭大傳注云禹治水得神龜負文於洛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蓋鄭說傳之古矣非自緯文始也張衡則辯乎緯文者也衡所爲東京賦云龍圖授羲龜書畀姒其說不亦然乎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所謂洪範九疇也大戴禮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謂明堂九室瀍龜文也經言初言次言曰言所用者箕子述之之辭若言初則一而曰五行次則二而曰敬用者五事也其一五行至九五福六極凡二十九字皆洛書本文故

下文必先舉此本文而後申言也。五行獨不言用者。蔡氏謂無適而非用是也。五行貫乎九疇。經言諸所用。皆五行之用。而此獨不言用。卽以見一五行爲洛書本文。舉例於首也。蓋旣曰洛書。書必有文。非象數已也。古文在龜。猶左傳言有文在手之類也。下文所申言者。禹發之。箕子述之。所謂聖人則之也。苟非聖人如禹。安知一五行等本文謂何也。雖禹發之。非箕子亦無以述之也。農厚也。嚮謂嚮善也。威古通畏。史記作畏。謂畏不善也。蔡氏謂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因乎天。五紀者。天之示乎人。是也。皇極者。天人之則也。三德者。天人之宜也。蔡氏謂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庶徵者。推天

而徵之人。福極者人感而天應。是也。九疇之次。皇極居中。

蔡氏以爲其上文四者皇極所以建也。其下文四者皇極

所以行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是也。凡言用者。皆天

用之。而君奉天用之者也。蔡氏曰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

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

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

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

所以懲也。省息井反

述曰。漢志云。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僞傳云。龜文有

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書疏云。傳以初一曰等二十七字

必禹加之也。又云。其敬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

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等亦禹所敘龜文惟有二十字大劉者焯也小劉者炫也釋文引馬云從五行以下至六極洛書文也與小劉同孫今攷之皆於義未悉也漢唐以前言龜文者雖異然皆謂其有書文與易說符也自宋而降世傳河圖洛書其所謂洛書者迺推易緯乾鑿度太一行九宮之數今見後漢書張衡傳注者也蓋有奇耦象數而無書文洛書本文惟四十五點爾聖人灋象九疇著焉然則宋之洛書非書也數也徒有其數易何以謂之洛出書乎朱子宋之蓋未察也蔡傳據世傳洛書之數者非也北周甄鸞注數術記遺云九宮者卽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也此世傳者

之所繇也。然朱子於所謂洛書本文者。亦嘗謂古字畫少。恐或有其模。但今無所攷。則朱子亦嘗意其有書文矣。今攷於經。其可也。引大戴禮者。盛德篇文。後周盧辯注云。法龜文也。蓋二九四。龜文之前也。七五三。龜文之中也。六一八。龜文之後也。漢石經殘文。爲天下王。三德。連文。此以見今文於下文一五行二五事等句。無一二等字也。史記於此文初一曰次二曰等句。惟無次字焉。釋文書疏於此等不言馬鄭本異。蓋今本與馬鄭同。隱元年左傳云。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孔疏云。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古文虞作炏。魯作炗。手文似之。其友及夫人。固似之也。襄十三年左傳云。小人農力以事其上。管子

云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廣雅云農勉也蓋力勉則厚矣書疏引鄭云農讀爲醲後漢書馬援傳云醲于用賞約于用刑說文云醲厚酒也廣雅云醲厚也今攷古書假借不加偏旁蓋農古通醲也酒力之厚亦勉爲之也亢倉子云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故農有樸厚之義焉說文云襛衣厚貌詩曰何彼襛矣其例也然則八政何以皆厚生也文七年左傳引夏書而釋之云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以言此經司徒正德也貨利用也食及司空厚生也今約言之正德利用亦厚生也貨者養生之資也攷工記所謂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也祀者所生之本也晉語稱民生於三師教之其一也司徒所以教也皋陶謨云撻以記之欲

竝生哉。孟子云。以生道殺民。司寇也。賓者生人相接之禮。伐木之詩。天子所以燕友生也。易之師曰。君子以容民畜衆。故八政皆厚生也。釋文引馬云。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書疏引王與馬同。今不從者。偏而不舉。於文未適也。協漢志作汁。古與叶通。易文言云。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論語云。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蓋天人之則也。蔡傳云。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緣蔡言之。其遺乎正直之德矣。凡易之時義。必剛柔得中。蓋天人之宜也。天人之人。該君與臣民而言也。敬漢志作羞。謂進用五事。釋詁云。羞進也。江氏云。羞當爲苟。古文苟作蒟。與羞相似。故譌也。說文

云。苟自急敕也。苟己力反。江氏之說。明於敬爲羞之繇矣。必易敬爲苟。則固也。又漢石經作艾。蓋古通也。詳堯典疏。經言六三德者。言臣。言人。而其究言民。蔡獨言治民者。以其究言之也。且臣統於人。而人亦俊民也。或曰。稽疑庶徵亦不言數。非也。稽疑凡七。庶徵爲五事之符。皆其數也。嚮漢書谷永傳作饗。五行志作嚮。召誥云。面稽天若。此嚮之義也。詩我將云。畏天之威。此威之義也。威漢書谷永傳作畏。與史記宋世家同。蓋古通也。詳皐陶謨疏。漢志應劭注云。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史記集解引馬融用說同。今不出之者。經言用者八。當以君奉天爲言。徒言天用。於義未終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炎榮鉗反下上皆上聲

自此而下禹發之而箕子述之也一五行者先舉洛書本文也本文之下皆申言之辭凡九疇皆然五行之道以行於天者行於人故謂之五行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漢書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今以言此經鄭氏謂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是也從順也莊子曰金與火

相守則流。蓋金流者順也。革變也。於易離下兌上曰革。蓋金以火化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蔡氏曰。潤而下。炎而上。曲而直。從而革。以性言也。稼而穡。以德言也。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也。爰於也。於是稼穡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獨言味者。切於民用也。妃與配同

述曰。朱子云。一五行者。次第之辭。與前章異。後倣此。蓋未察此爲洛書本文也。白虎通云。五行者。言爲天行氣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竝用之。今曰五行。不曰五材者。行以氣言。材以質言。謂之五行。則五材在其中矣。蓋氣以成質也。引易者。繫辭傳文。妃以五成。昭九年左傳文。

此漢書五行志引左傳而言之也。妃古通配。蓋生成之數。萬物之原。禮月令於春木言其數八。於夏火言其數七。於秋金言其數九。於冬水言其數六。皆以成數言也。於中央土言其數五。則以生數言。明土王四時。以生爲本也。其義皆通於洪範者也。黃氏宗羲謂有天生而地成。無地生而天成。非也。易繫辭傳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此天地之所以爲變化也。鄭義見史記集解文七年左傳引夏書而釋之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此以五行所克者次之也。其以土穀而二之。貴穀也。今以土穀而一之。貴穀之生也。陳氏大猷云。凡物之生。其初皆爲水。其終皆爲土。五行之相生所以相繼也。或曰易不言五

行非也。今攷易說卦云。兌正秋也。坎者水也。又云。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然則震正春也。離正夏也。坎正冬也。震者木也。離者火也。兌者金也。坤土位於夏秋之閒。所謂中央土也。五行者。行乎八卦而不窮。所謂五位相得也。易革彖傳云。順以從君也。蓋從然後革。故爲順焉。史記集解引馬云。金之性從人而更。馬以從革爲一義。非曲直之例也。稼穡詳盤庚疏。爰史記作曰。釋詁云。爰曰也。以言此經。則變曰爲爰。何也。釋詁云。爰於也。蓋文非一義。焉作爲。釋言文。月令。於盛德在木。言其音角。其味酸。其臭羶。載青旂。於盛德在火。言其音徵。其味苦。其臭焦。載赤旂。於中央土。言其音宮。其味甘。其臭香。載黃旂。於盛德在金。言其音商。

其味辛其臭腥載白旂於盛德在水言其音羽其味鹹其臭朽載元旂皆五行所有者也周書小開武篇云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五黃位土蓋與易言五位者同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睿悅歲反哲之舌反

從順也乂古通艾治也哲古通哲智也小旻之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蔡氏曰睿者通乎微也聖者無不通也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發而後能視而

後能聽。而後能思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是也。貌恭而溫下。水之潤下也。言從而文明。火之炎上也。視明而曲直。木之曲直也。聽聰而從變。金之從革也。思睿而勤勞。土之稼穡也。朱子曰。此盡性踐形之事。○或曰。貌言視聽。非思不正。論語四勿不言思何也。眞氏曰。勿云者。思也。旻音文 謨音模

述曰。論語云。言不順則事不成。蓋無以治事也。漢志引此經而釋之云。從順也。定八年左傳。於春秋從祀者。釋爲順祀。其例也。書疏引鄭云。我是而彼從。今以順爲義。是從者我順也。上下經文。五德一例也。而鄭義亦在其中矣。乂治。

釋詁文。漢志作艾。釋言云。哲智也。詩序云。小旻大夫刺幽王也。毛傳云。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又云。艾。治也。鄭箋云。靡無。止禮。膴灋也。箋引此經。晢作哲。書疏云。鄭本作晢。讀爲哲。蓋鄭箋引書。從今文以叶詩文。此書注則從古文也。亦鄭注禮用韓詩而箋詩表毛之例也。史記云。從作治。明作智。蓋今文作哲。史記訓智也。周官六德。亦知聖分言也。知與智通。易大有象傳云。明辨哲也。中庸以明辨爲智之事焉。睿大傳作容。春秋繁露引此經而釋之云。容者言無不容。漢志釋之云。容寬也。說苑稱尹文對齊宣王云。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鄭大傳注云。容當爲睿。鄭以思之義非惟容焉已

也。釋文引馬云。睿通也。馬鄭從古文也。說文。睿古文叡。謂深明也。通也。蓋深明則通乎微矣。書疏引王與說文略同。中庸言睿知。又言聖知達天德。蓋無不通也。詩信南山云。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詩終南云。顏如渥丹。蓋貌澤永也。內經云。心主舌。詩抑云。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言者心之聲。心火也。君子颺言。小人蜚語。火在南方有飛鳥之象焉。蓋言揚火也。蜚與飛通。木之性達散。肝木也。內經云。肝主目。蓋視散木也。凡聽者必斂容受之。內經云。秋氣之應養收之道。蓋聽收金也。土王四時而旁通之。脾土也。內經云。脾在志為思。蓋思通土也。此五事之敘。皆與經五行之敘同。敘義於上下經文皆相貫也。禮月令疏引異義云。今文

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鄭不從古尚書說而從歐陽說。謂今醫病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鄭駁是也。白虎通與歐陽說同。詩小宛云。溫溫恭人。蓋其溫恭而謙下也。易繫辭傳於勞謙云。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故彖傳曰。地道變盈而流謙。此水之象也。易有文言。離爲文明。此火之象也。中庸云。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蓋曲視之明也。視與眡通。攷工記云。置槷以縣。眡以景。蓋直視之明也。易說卦云。巽爲木。爲繩直。爲多白眼。此木之象也。左傳於臣之諫君而稱不聽者。蓋不從其言而變也。然則聽者從而變

也。青蠅之詩。所以憂聽讒之變也。金從火而變。此金之象也。無逸云。勤勞稼穡。蓋耕者不動其土則不生。思者不動其中則亦不生。此土之象也。此從蔡義而推之者也。漢志稱五行傳云。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者。伏生大傳之說也。易說卦云。震東方也。震動也。論語云。動容貌。則貌木也。易云。兌正秋也。兌說也。兌爲口舌。故兌從言爲說。則言金也。易云。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離爲目。於是乎相見。則視火也。易云。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坎爲耳。故勞於聽。而謀者歸之。則聽水也。易云。艮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艮止也。言得坤之土而止焉。思其終始。止其所也。故艮

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則思。土也。此五事之敘。不皆與經五行之敘同。伏羲於上下經文。不皆相貫也。然而伏羲通於易者。何也。經言鯀陻洪水。則水之行失爾。而又言汨陳其五行。以此見五行一氣。實相資焉。易與洪範各重其一端言之。是以同歸而殊塗。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是故貌水而通乎木。易云。坎爲水。爲血卦。內經云。心生血。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貌者英華之發外也。水生木也。言火而通乎金。夫心。火也。肺。金也。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臭者肺金之氣也。同心之言。其言亦斷金。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也。火克金也。視木而通乎火。易云。明兩作。離。兩目之火明也。凡火衰

者視不明。木生火也。聽金而通乎水。夫腎水也。內經云。腎主耳。凡水衰者聽不聰。金生水也。土無不通。故釋思之義皆同也。或曰。內經以治病爾。不可以釋經也。非也。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道在三才。有是理斯有是氣。有是氣斯有是形。禮運云。人者五行之秀氣也。五行之行於人。猶其行於天也。故觀於內經。而五行之氣可知矣。彼亦各重其一端言之也。鄭駁異義。固以治病爲言也。緣今攷之。蔡義其有開之者乎。漢志稱劉向者。以恆雨言春秋大水。當貌不恭之罰。是貌水矣。論衡云。鴻範五行。言火同氣。諺曰。衆口鑠金。是言火矣。然則視之爲木。聽之爲金。亦躍如也。此蔡義之所繇也。孟子云。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

形。蓋五事者形色也。曲禮云。儼若思。則思亦有其形色也。五事之德。詩所謂有物有則也。天性也。五德之用。則可以踐形矣。漢志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其言內外者非也。經言貌曰恭。蓋恭者敬自內而形於外者也。書疏引鄭云。君貌恭則臣禮肅。其乂哲謀聖。亦自臣言。蓋鄭以與作言之。於義未融也。五行傳皆自君言。是也。周子云。洪範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

七日賓。八日師。

政以足食爲先。周官九職所以首言三農生九穀也。貨者通其有無。九職所以又言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也。祀者祀禮。自天子郊社。至於民之祀先。蔡氏謂所以報本也。左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祀次於食貨也。食貨而祀。政雖未備。民與神則無憾矣。猶孟子所謂王道之始也。鄭氏謂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敎民之官。是也。王制言司空之政曰。食飭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故司徒次於司空也。司寇掌明刑之官。刑其不帥敎者。猶皋陶次於司徒也。三者皆舉其官。明其餘皆有官也。賓者賓禮。王之賓。若周官以賓禮親邦國。

諸侯之賓。若儀禮聘賓。民之賓。若王制七敎以賓客終也。蓋前政不舉。則遠人不賓。又賓者禮敎之盡。故次於此也。

師者軍政也。所以定中國而威四夷也。自堯典以來。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皋陶爲士。大刑用甲兵。禹貢綏服。二百里奮武衛。遠乎周官司馬征伐。皆此意也。無兵則諸政必亂。故師者所以成諸政之終也。始於足食。終於足兵。八者皆王政之要也。凡五行之用。八政以興。食者五味。貨者五材。祀者四時。堯典言禹作司空。而曰汝平水土。司徒地官敎以爲養士也。司寇秋官義以爲刑金也。賓禮火也。師兵金也。左傳曰。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樂音落帥音率去上聲

述曰。引九職者周官大宰文。先鄭注云。八材。珠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賈疏云竝爾雅文。惟骨曰切。司農作珠。蓋疏參異文也。切之爲言於骨宜矣。漢書食貨志言布帛。言金刀。言龜貝。凡此之類皆所以通其有無也。引成民者桓六年左傳文。禮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蓋凡祀皆其義也。而郊則大焉。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鄭注以爲殷制也。禮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又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蓋水利田功。皆於居民得之矣。冬官司空。周官雖闕。可於王制求

之也。書疏引馬云。咎單爲湯司空。則司空殷制也。周官大司徒云。使帥其屬而掌邦敎。蓋憂其逸居無敎也。大司徒云。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敎稼穡樹蓺。蓋敎以爲養也。邦敎人倫。非有所養亦不行也。孟子云。中也養不中。敎亦養也。易云。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此司徒所以爲地官也。鄭義見書疏。又鄭云。司寇掌詰盜賊之官。鄭專以盜賊言未盡其政也。周官大司寇云。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蓋以明刑也。鄭於三官之外亦皆以官言。如言賓掌諸侯朝覲之官若大行人是也。今攷賓等五者雖皆有官。而以賓等五者爲官名不可也。周官大宗伯云。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儀禮聘禮

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之內。王制云。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蓋以賓客終也。鄭專以朝覲言。亦未盡其政也。書疏云。八政以緩急爲次。三官事多。若以一字爲名則不盡。緜疏言之。師豈其緩乎。於司徒曰敎。於司寇曰刑。亦何不盡者。蓋惟司空窮於立文。又不可獨言司空。故三者變文以見義爾。蔡傳云。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蔡於義未融也。其失成終之義乎。論語云。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蓋王者治兵。則中國諸侯有不賓服者。若荒土不治。若棄敎亂刑。若孟子言葛伯不祀而仇餉者皆必征之。宣十五年左傳伯宗言狄之五罪。而曰。不祀一也。此湯之所以征葛伯也。襄四年左傳魏絳言和戎之五利。而曰。戎

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言貨也土者司空之利也曰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言食也曰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言賓也曰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言師也此五利之四也如是則司徒之教司寇之刑諸戎实有敢亂之者乎非魏絳之能治兵而諸戎能請和如是乎襄三年左傳云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明能治兵也易土者輕其土也晉語所謂與之貨而獲其土也苟無兵則將與之貨且與之土而猶無厭矣故曰諸政必亂也地官秋官周官之制蓋亦監於殷代爾引去兵者襄二十七年左傳文蓋宋子罕言弭兵之非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

堯典曰厤象日月星辰。又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今言厤數於後者。以歲月日星辰不惟言厤數。下文亦言庶徵。故別之也。言厤數不言庶徵。則不足以知天人之應矣。蓋歲者播五行於四時也。月者坎象水也。而晦朔分焉。日者離象火也。而昏旦候焉。星者經星緯星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皆布四方而配五行者也。厤數者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述曰。五紀所言者。詳堯典篇釋天有歲陽歲名月陽月名皆所以紀也。易說卦云。坎為月。離為日。言其象也。蔡傳云厤數者占步之灋。繁於文未適也。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

志此占之瀍也言庶徵也厤書厤志此步之瀍也言厤數

也書疏引鄭云星五星也蓋鄭亦以緯星言矣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

汝極錫汝保極

皇君也極中也建立也有極者猶易有大極也蔡氏謂極

猶北極之極中立而四方所則焉者也人君盡人倫之至

而無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斂聚錫與也保極鄭氏謂守

中也言君立其有中之極極者福之聚也則聚是五福矣

用布是福與其庶民惟是其庶民於汝君之中與汝守中

蔡氏謂君民相與是也蓋五行之氣五常之性蘊焉皆天

地之中也左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三才之極易所

謂三極也。洪範所以本原於帝者也。君與民同其極。皇極皆民極也。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君立三才之極。民於是乎守中焉。皇極之福。皆民福也。故詩曰。卜爾百福。又曰。永錫爾極。大音太差初牙反

述曰。皇君。釋詁文。詩皇矣毛傳云。皇大也。偽傳云。大建其有中。今攷下文云。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豈可謂惟大之中乎。此朱子所為辨其非也。斂聚。釋詁文。釋詁云。錫予也。與猶予也。引左傳者。成十三年文。引詩者。思文及楚茨文。福古音逼。與極韻也。鄭楚茨箋云。卜予也。毛讀立不破字。毛思文傳云。極中也。大學云。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又云。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蓋極者。至善之則也。中庸

云。中庸其至矣乎。釋詁云。極至也。此極之所以爲中也。釋天於星名云。北極謂之北辰。蓋北極者星名也。郭注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詩殷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周官大宰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蓋四方之民。皆所則焉。說文云。極棟也。棟在室中者也。漢志云。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也。極中。建立也。易繫辭傳云。易有大極。又云。三極之道也。蓋以三才言之。天地合德而生人。天之大極。人之皇極也。大極貫乎八卦。故皇極貫乎九疇。易有大極。故洪範皇建其有極也。周子大極圖說云。無極而大極。朱子以詩言無聲無臭者申之。蓋周子之意如斯也。然於文未適也。夫曰無聲無臭。言所無

者聲臭可也。曰無極。言所無者極。不可也。老子云。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又云。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然則周子之意。大異於老子。而其說則嫌也。故二程子未有稱其說者。朱氏彝尊謂道士陳摶嘗石刊無極圖於華山。此圖本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之說。蓋道家所謂取坎塡離者也。宋南渡。故朱子不得見之爾。繇是言之。則大極圖亦嫌也。且旣曰無極。安有圖乎。雖然。舍其圖。擇其無極之言。則其說美矣。嗚呼。經所謂有極者。其義其文卓然。其不易哉。史記集解引馬云。民於汝取中。馬釋于爲取。詩七月毛傳義也。今不從者。論語云。民之於仁也。于猶於也。其義著焉。鄭義見史記集解。詩崧高箋云。保守也。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

保極以一句讀也其曰于汝極者可微讀之爾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比毗志反

淫朋蔡氏謂邪黨也人者下文所謂乂用之俊民蔡氏以人爲有位者是也詩曰宜民宜人比德者朋比惡德也論語曰小人比而不周此承上文而申言之蓋庶民之乂用者爲人庶民無有邪黨此保極也則人無有朋惡亦保極也惟君爲之極爾

述曰引詩者假樂文毛傳云宜安民宜官人今經言庶民與人者蔡傳平言之於文未適也朋比詳洛誥疏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羅音離好呼報反

蔡氏謂此言庶民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是也。羅史記作離。麗也。咎惡也。不合於中。不麗於惡。蔡氏謂此中人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之受是也。而汝也。康安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色之安和也。蓋凡其庶民。有謀猷。有作爲。有操守。汝則念之。此下文所謂乂用俊民也。其富可知也。富者福也。庶民之中人。汝爲君則受之。汝安汝色。謂曰。我所好者德。蓋欲其攸好德以慰予。自无咎而得中。庶幾成俊民也。此下文所謂是彝是訓也。攸好德者福也。是念之受之。汝則皆與之福矣。於庶民念之而能官人。於庶民受之而亦能官人。故曰。是人此其惟君之

極。皆所謂于汝保極也。

述曰。易彖傳云。離麗也。廣雅云。咎惡也。易繫辭傳云。无咎者善補過也。孟子云。歸斯受之而已矣。謂教之也。中庸云。抑而強與。注云。而之言汝也。康史記訓安引詩者泮水文。詩瞻卬毛傳云。富福也。今攷禮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蓋毛與禮同。蔡傳云。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蔡之釋而猶論語而今而後之例也。故以康色之言屬諸其人也。非也。論語云。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或曰。釋詁云。濂虛也。康與濂通。詩賓之初筵云。酌彼康爵。鄭箋云。康。空也。空猶虛也。易咸象云。君子以虛受人。其謂此歟。非也。易言受者。受教也。則取

乎虛。今言受者受而敎之也。奚取此乎。或曰此總承之文也。念之受之。君皆以康色之言而錫之福也。亦非也。夫大學言休休有容者。則其言色之虛也。於念之。是矣。而於受之。非也。若其言色之安也。以受之者。或不安其色。而特言之爾。念之者無不安其色。又奚待言耶。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岐局反

無古通毋。煢孤也。蔡氏謂煢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是也。毋畏者。馬氏謂不枉瀆畏之也。蓋毋虐煢獨。則窮民且蒙福。而錫福於庶民者至矣。毋畏高明。則惡人不蒙福。而錫福於善人者至矣。

蔡氏以爲此結上文而起下文。是也。

述曰無虐煢獨史記作毋侮鰥寡釋文云馬本作亡侮蓋文雖異而義不異也詩杕杜云獨行睘睘言無兄弟也釋文云睘亦作煢詩正月云哀此惸獨釋文云惸亦作煢王逸楚辭注云煢孤也孟子云老而無子曰獨釋文引徐云畏鄭音威蓋古通也鄭以爲高明則威之然於無之爲文義不貫也揚雄解嘲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謂有位之尊顯者也馬義見史記集解詩烝民云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其義也矜古通鰥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行如字辜音孤

蔡氏謂此言有位之人。是也。詩曰。哀哉爲猶。又曰。爲猶不遠。蓋人不能有猷。則不能有爲也。猶古通猷。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蓋人不能有守。則不能有爲也。經獨言有爲者。舉一而統之也。羞。進也。上文言庶民而念之者。則遂爲有位之人矣。今言人之果有能於有爲者。使進其行。則汝國其昌。蓋此言俊民。明其若考績而陟之。是使其行之有爲者益進也。此下文所謂俊民用章也。正人者以人不正而正之也。論語曰。如正人何。富謂祿之也。周官曰。祿以馭其富。穀。善也。蔡氏謂富之而後責其善也。有好者。蒙上文予攸好德而言。謂君好之也。自君言之。則言予攸好德。自告君言之。則言好于而家。其義一也。蓋曰有好

于而則猶一己之好爾。曰有好于而家。則以邦家故好之。此下文所謂無有作好也。上文言庶民而受之者。則或遂爲有位之人矣。今言凡其以人不正而正之者。旣富之。方乃善焉。善則汝王家有攸好之矣。是汝能富之使然也。汝弗能富之使有攸好于汝王家。是人此其辜罪。言不善也。蔡氏謂此言中人。是也。蓋君不可貧其人而責其善。若北門詩人雖貧而念王事。尤不可以責中人也。無好者惡人當惡之。是無攸好也。福者富也。言于其無攸好者。汝雖與之富。其爲汝不用德而用惡矣。蓋此言惡人。明其與中人不罹于咎者不同。則當惡之。此下文所謂無有作惡也。論語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今能於不可富者而惡之。乃

能於可富者而好之亦大學絜矩言好必言惡之義也惡人用惡之惡如字其餘皆烏路反

述曰引詩者小旻及板文蔡傳云有能有才智者蓋與有爲乎言之於文未適也潛夫論引書曰人之有能其句讀非也論語云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其例也羞進釋詁文蔡傳云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緜蔡言之經何不言正人之有能有爲乎此言人待于正者爾蓋中人也僞傳云凡其正直之人旣以祿富之又當善接之如不能使正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蓋傳以方有並義故釋爲又也詩黃鳥云此邦之人不我肯穀毛傳云穀善也詩鹿鳴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鄭箋云。好猶善也。皆僞傳之所据也。緜今攷之。上下經文。於義未融也。以詐而去。於經病㒸文也。蔡傳云。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矣。蔡之釋好猶僞傳也。引周官者大宰文。詩小宛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鄭箋云。穀善也。詩北門云。終窶且貧。又云。王事適我。蓋雖貧而念王事也。今本于其無好下有德字非也。當從古本。史記云。于其毋好。蓋無作毋。無德字。毋好者。戒君好之也。史記集解引鄭云。無好于汝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汝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蓋鄭本亦無德字也。今攷于經。行古音杭。讀如詩示我周行之行。與昌韻也。家古音姑。讀如詩宜其室家之家。與辜韻也。好即無

有作好之好與咎韻也此德字唐石經因僞傳而妄加之爾僞傳云於其無好德之人此傳加德字焉而言無好者不自君言之也書疏云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傳記言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孫疏言之梅本經文亦無德字故釋文於此不言鄭本之異也蓋經言有好無好而不言德者蒙上省文宜一例也鄭讀曰于其無好汝從汝絕句釋作曰動作於文未適也

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

為天下王。頗平聲義古音莪惡烏路反平平婢緜反

無偏者中也無頗者平也中則好惡平矣承上文予攸好德而言于其有好則好之無有自爲之好也于其無好則惡之無有自爲之惡也鄭氏謂朋黨也無黨者上文所謂無朋比也好惡無偏則無黨矣無黨者皆以無偏也反正反也詩曰無俾正反側不正也無黨則無正反亦無將反而不正矣王者皇也頗與義韻義古音莪中庸曰義者宜也又曰而道自道也孟子曰夫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義以所宜者言道以所自行者言路以所共由者言皆互文也蔡氏謂皇極之所行是也蕩蕩者坦也論語曰君子坦蕩蕩平平者平也正直者所以中也亦互文也王道

者義路之所行也。蔡氏謂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歸者來而至。是也。自此而上。所謂皇極之敷言也。蔡氏謂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性情者也。曰者箕子述明之言也。敷言者敷陳其言。若詩之賦也。彝者上文所謂彝倫也。蓋本原于帝者。以是彝倫爲是訓。言則于帝其訓之矣。此若詩稱帝謂也。極之敷言。不言皇極者。以極訓民。皇極皆民極也。言凡其庶民。於極之敷言。旣聞是訓。能由是行。則以近天子之光矣。卽上文言庶民而爲有位之人也。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詩曰。旣見君子。爲龍爲光。曰者庶民相慶之言也。大學曰。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述曰無者有無之無也史記皆作毋惟毋故無蓋戒之則無矣亦相因也易象以二五爲中者無偏也頗今本作陂釋文云陂音秘此宋開寶中校定釋文非陸氏在唐初已然也易泰九三云无平不陂新唐志言開元十四年詔改頗爲陂蓋以聲不協遂因易文改之也此不知義古音莪而妄改以協之爾漢石經作頗呂氏春秋所引與石經同王氏應麟云宋宣和六年詔復爲頗是也周官肆師注云故書儀爲義今攷於詩儀皆音莪若詩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則義之古音可知也義與誼通宜亦音莪若詩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其例也茍

子引此經言好惡者而釋之云。此言以公義勝私欲也。引反義者。詩民勞文。說文云。反覆也。詩何人斯云。以極反側。毛傳云。反側不正直也。詩采菽毛傳云。平平辯治也。蓋辯治之。則平平矣。易坤文言云。直其正也。言六二之中也。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引作王道便便。猶韓詩平平亦作便便也。易履九二云。履道坦坦。亦蕩蕩之義也。釋詁會合義同。春秋言會。蓋合而來也。春秋言來歸。蓋來而至也。鄭義見史記集解。又鄭云。會其有極。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今不出之者。於義未融也。史記云。王極之敷言。史記惟此不作皇極。大傳皆作王極。殆傳史記者誤爾。史記集解引馬云。王

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馬於經病添文也。周官

大師敎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蓋賦者敷也。

敷古通賦。皋陶謨云。敷納以言。左傳引作賦納以言。其義

也。詩皇矣云。帝謂文王。其推帝命之言者乎。史記云。于帝

其順。又云。是順是行。皆不作訓。惟是彝是訓。史記不作順。

蓋異文也。史記集解引王肅訓爲順。僞傳同。以敷言求之。

於文未洽也。蔡傳云。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非

也。人者。俊民也。言民而人在其中矣。引易者。觀六四文。引

龍光者。詩蓼蕭文。大學引詩者。南山有臺文。大傳云。聖人

在上。其君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無用之器。其商不通

無用之物。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敎

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呂氏春秋云。王也者天下之往也。說文云。王。天下所歸往也。三畫連其中。三者天地人。參通之者王。董子云。孔子曰。一貫三爲王。其義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燮息協反

正直者所謂王道正直也。此皇極之中德也。克勝也。剛者陽之健。柔者陰之順。皆五行之用也。或以剛勝之。或以柔勝之。此以中德而權其宜。又用之爲敘治者也。卽皇極之訓也。康安也。康誥曰。用康乃心。顧乃德。深衣之禮曰。以直其正。又曰以安志而平心也。蓋德性平康。所謂無反無側

者故乂用正直而無事於克也友親也剛彊弗親者剛而無虐剛而塞彊而義則剛克矣燮和也柔和可親者寬而栗愿而恭則柔克矣沈潛者沈深潛藏此柔不逮進也蔡氏謂不及中者是也柔而立擾而毅則剛克矣高明者高峻明爽此剛無餘蘊也蔡氏謂過乎中者是也亂而敬直而溫簡而廉簡而無傲則柔克矣高明者治事之才故以亂言也蓋人之性盡於九德洪範三德通乎堯典臯陶謨而約焉者也人之性未中而偏者有以克之則剛柔於是乎能正直九德皆三德之用也蔡氏謂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是也王

者乂用中德而克之。其能自克而有攸好德焉。所謂汝則錫之福也。下文所以言惟辟作福也。王者乂用中德而克之。其不能自克而無攸好德焉。所謂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也。下文所以言惟辟作威也。詩曰。不剛不柔。敷政優優。

述曰。克勝。釋詁文。論語云。克己復禮爲仁。蓋克己私而復乎禮之中也。釋言云。克能也。勝之所以爲能也。易繫辭傳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雜卦云。乾剛坤柔。說卦云。乾健也。坤順也。故乾九五則剛中。坤六二則柔中焉。康安。釋詁文。平康以德性言。非下文所謂家用平康也。襄七年左傳云。詩曰。好是正直。正直爲正。正曲爲

直。蓋所以爲中也。廣雅云。友親也。今攷釋訓云。善兄弟爲友。言兄弟也。詩關雎云。琴瑟友之。言夫婦也。中庸云。朋友之交也。言朋友也。大誥云。我友邦君。酒誥云。大史友。內史友。言君臣也。詩伐木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吉日云。或羣或友。雖禽獸亦以友言也。燮和。釋詁文。史記燮作內與納通。春秋書納者。非和不納之也。潛。史記作漸。蓋古通也。左傳所引同。易漸彖傳云。漸之進也。又云。止而巽。動不窮也。蓋潛者所以爲漸之進也。非必退也。蔡傳以爲潛退。於義未悉也。易乾文言云。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又云。進退无恆。此剛克之中也。無以克之。若說卦所謂巽爲進退。爲不果者。沈潛之失也。左傳杜注云。高明猶亢爽也。今攷高者高

峻卓然萬物之上。若論語所謂危言危行。孟子所謂尙志也。非必亢也。無以克之。則亢矣。易謙彖傳云。卑以自牧也。此柔克之中也。蓄與畜通。易大畜彖傳云。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尙賢。能止健。大正也。九德詳臯陶謨篇。堯典言樂德者。不旣開其先乎。今言簡而廉。非申之以簡而無傲。無以見高明之實也。蓋高明者爲高簡。爲簡明。而其失則傲焉。蔡傳云。平康正直。無爲而治是也。又於彊弗友四者云。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又云。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之用也。又云。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乂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納民於皇極者。蓋如此。今攷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

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釋文云齊才細反漢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蓋剛柔者性之用也繫乎氣稟不繫乎習俗又不繫乎時世也文五年左傳甯嬴言陽處父之剛云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蓋言治其德性也經云乂用三德則乂用者三德也此威福之所繇非以威福爲乂用也正直者繇是而有福無威焉剛克者繇是而有福有威焉柔克者繇是而有福有威焉如威專於剛克將福亦專於柔克乎陽剛也陰柔也福賞陽也威罰

陰也。孫蔡言之。於義未融也。蓋自馬鄭已失之矣。詩羔裘疏。史記集解。書疏。引鄭云。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功。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王氏鳴盛謂周官大司寇云。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刑新國。用輕典。約以此經。平康爲平國。正直爲中典。彊弗友爲亂國。剛克爲重典。柔克則輕典也。此申鄭而尤失也。夫所謂克者。以刑言之。何以爲三德也。呂刑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此以敬五刑者爲三德。非以刑典爲三德也。釋文。史記集解。引馬云。克。勝也。沈。陰也。潛。伏也。陰伏

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馬以剛克言威。遂以詩潛雖伏矣。易坤文言。莊三十二年公羊傳。而爲之說。爾經言沈潛。不言謀也。宣十二年左傳云。柔服德也。言不以威也。此馬以柔克言福也。僞傳云。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爕。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謂天。言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傳以天言者。据中庸高明配天。及文五年左傳也。易坤彖傳云。含弘光大。則地非沈潛也。或言世。或言天地而喻君臣。於文未適也。孫氏云。經言三德。蓋謂君德有中和者。有偏於剛

柔者必先自治至於中和然後可以作福作威。故曰。乂用三德。乂言自治也。今攷上文云。皇建其有極。則君德之中和可知也。此言以三德治民。則君之自治。又可知也。皋陶謨於君言迪德。於官人言九德。而君德在九德明矣。九德官人。作福也。所謂天命有德也。反是則天討有罪。作威也。呂刑言穆王之告諸侯云。以成三德。勉其自克也。詩羔裘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又云。三英粲兮。毛傳云。三英三德也。蓋毛言三德。自之子言之矣。之子。非君之稱也。如孫氏言。則下文言臣無有作福作威。而臣之當自治者。於經竟無見乎。非洪範彝倫攸敘之義也。引詩者長發文。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

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辟必亦反僭子念反忒他得反

辟君也。謂天子君天下也。玉食稱玉者。鄭氏謂珍美是也。蓋若食之在禹貢者焉。非奢而無禮忒也。孟子曰勞心者食於人。天子一人勞心乎天下。天下荅天子一人之勞。則有玉食焉。易之鼎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易之需曰。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亦其意也。臣者內而公卿大夫。外而諸侯。皆天子之臣也。側頗卽上文所言者也。僻偏也。史記作辟。大學曰。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蓋人之僻。係於臣之僻也。禮曰。大臣法。小臣廉。忒變也。此承上文而言惟皇極之君。

於脩德者爲祿富之福。惟皇極之君。於違德者爲罹咎之威。惟皇極之君。以勞心爲福爲威而享珍美之食。若天子之臣。則無有是矣。蓋臣之福與威。皆受命於皇極之君。當貢天子以玉食也。若臣之僭君有是者。妄作其福。妄作其威。遂妄玉其食。其內必害于汝王家。其外必凶于汝王國。有位之人。以是側頗而僻。庶民。以是僭上而變矣。此孟子所謂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必言臣之玉食者。小人威福。志求玉食也。蓋天下當作之政。賞罰盡之矣。福者賞也。威者罰也。皇極之君。必乂用三德以主天下當作之政。受天下養焉。君職不可失於臣也。○謹案葉氏疑此經。以爲殷紂雖自專。而臣必有竊其威福者。不然。箕子不應爲此

言也。全氏因其疑而遂議之。以爲皐陶謨稱天命有德。天討有罪。人君奉天而已。惟辟而曰作福。非天命矣。曰作威。非天討矣。何嘗不害之以凶也。箕子於此未言之也。且惟辟而作威福。卽有竊其威福者。其始也。竊而行之。其究也。肆而作之。皆繇乎惟辟不知奉天。而以威福爲己作也。然箕子於上文曰。無有作好。卽天命也。無有作惡。卽天討也。其義亦互備焉。後世人君專奉惟辟之三言。而兢兢業業之心絕矣。彼王荆公豐亨豫大之說。固本於周禮惟王不會者。則惟辟玉食。其有疵也。嗚呼。是何其忘此經爲九疇之六三德乎。作福作威。以乂用三德而然也。皇極之爲也。其曰作者。亦經言作內作外之作云爾。此箕子以告武王。

亦以告萬世之君。非爲殷紂言已也。盤庚曰。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災者威之及也。蓋惟辟非作福作威之凶。而動用非德之凶也。爲其妄作威福。非原於乂用三德者也。若盤庚者。非能治其臣。使不敢總貨寶而亂政者哉。盤庚之政。皆當作焉。非所謂用作凶也。宜其爲天下王而玉食矣。食於之食音嗣亨普庚反養去聲會音繪

述曰。辟。君。釋詁文。史記集解引馬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非也。論語云。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諸侯者自君其國。爾皆天子之臣也。可以作福作威玉食乎。春秋之書。蓋罪諸侯之無王而僭者也。鄭義見史記集解。又鄭於惟辟之三言云。

此凡君抑臣之言也。非也。此君於其臣以三德治之。豈抑之乎。後世疑此經者。自鄭之失啟之矣。周官玉府云。王齊則共食玉。注云。玉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則食玉屑。賈疏謂楚語云。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珠足以禦火。則寶之。服氏云。珠水精。則玉火精可知。是也。此食玉也。非玉食也。玉食之玉。猶詩所謂王欲玉女者。蓋擬言之爾。蔡傳云。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蓋而之爲言。蔡自大夫諸侯言之。以爲戒其臣也。今攷於經。上文而邦而家。皆自武王言之。此當爲戒其君也。箕子所告者武王也。既戒爲君者。則爲臣者之戒。不言而可知也。僻漢石經作辟。與史記同。詩板云。民之多

辟。鄭箋云。民之行多爲邪辟。蓋邪則偏矣。引詩者節南山文。詩序云。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師君幽王之臣也。引禮者禮運文。法者灋之省爾。詩瞻卬云鞫人忮忒。毛傳云忒變也。漢書王嘉傳引此經而釋之云。如此則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孫氏云。詩抑毛傳云。僭差也。鳲鳩傳云忒疑也。疑者疑貳。不壹之謂也。今不出之者。僭上而變其戒尤深也。王嘉引此經。先威後福。蓋今文也。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封事所引者同。以義求之。先福後威古文長矣。此亦經文之有韻者也。福古音逼與食韻也。古文於此隔句而韻焉。葉氏者。適也。宋史有傳。全氏者。祖望也。乾隆時以博學閎。周禮者古曰周官而已。漢

志稱魏文侯時有其大司樂之章。蓋古書也。然非周公之書也。文十八年左傳云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又云作誓命曰毁則為賊。此皆周公之言也。今所謂周禮者。何無其制言乎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故司書云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蓋玉食之禮其式可攷焉。而膳夫云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然則謂攷于司會者何哉。鄭注謂王雖不會亦當知多少而闕之。蓋未察周禮之自歧也。唐太宗本之則以誤太子承乾矣。況荆公王安石託周禮以行其奸者乎。今以議周禮者議洪範之經。若不審其為箕子所傳武王所受孔子所錄三大聖人所惓惓於君職也者。不亦過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霽子細反驛音亦

稽考也左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蓋卜筮所以考其疑也建亦立也此重文鄭氏謂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筮人蔡氏謂龜曰卜蓍曰筮蓍龜無私卜筮者亦必無私擇人然後使之卜筮也不言一曰二曰者卜兆筮卦所遇無常也雨者鄭氏謂兆之體氣如雨然也霽史記作濟爾雅曰濟謂之霽鄭氏謂兆之光明如雨止也蒙史記作霧蓋兆如蒙陰也鄭氏謂氣不釋鬱冥冥也驛周官注作圛蔡氏謂驛者絡驛不屬鄭氏謂圛者色澤而光明也克者蔡氏謂交錯相勝也此五者占卜之用所謂卜五占用也史記作

占之用鄭氏從𠕋用絕句焉蔡氏謂雨兆爲水霽兆爲火蒙兆爲木驛兆爲金克兆爲土是也內卦曰貞易曰貞者事之幹也貞其幹於內者也外卦曰悔易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无咎者善補過也震无咎者存乎悔蓋雖凶吝而可爲吉者悔也悔其動於外者也蔡氏謂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遇卦曰貞亦內也之卦曰悔亦外也蔡氏謂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此二者推筮之變所謂二衍忒也衍推忒變也蓋五行生成之數於筮推其變易所謂大衍之數也五之與二故曰凡七卜五惟言占用者卜兆之體不變異乎筮卦之數以變也不言筮二占用者從可知也

述曰詩文王有聲云考卜維王毛傳云考猶稽也今轉注
之盤庚所謂卜稽也易繫辭傳云以斷天下之疑考而斷
之也引左傳者桓十一年文曲禮云龜爲卜筴爲筮筴者
蓍也左傳哀十七年言衞侯之卜襄九年言穆姜之筮其
卜筮者以凶爲吉皆不以實告也是其私也鄭擇建義見
書疏引爾雅者釋天文說文云霽雨止也周官大卜鄭注
云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尅此霽作濟驛作圛
蒙作蟊克作尅曰圛在曰蟊之上與史記先圛後霧者同
蓋鄭大卜注引書今文也大卜疏引鄭云曰雨者兆之體
氣如雨氣然曰濟者兆之光明如雨止曰蟊者氣不澤鬱
冥也曰圛者色澤者曰尅者氣色相犯入此曰蟊在曰圛

之上。與今本先蒙後驛者同。蓋鄭注書從古文也。以經之五行次之。則古文之次。是也。書疏引鄭云。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也。此於經文及其次皆與今本同。占用無之字。書疏引鄭云。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霽不作濟。僞傳云。蒙陰闇。又云。氣落驛不連屬。蒙不作雺。驛不作圛。書疏云。曰雺兆氣蒙闇也。曰圛兆氣落驛不連屬也。又云。雺聲近蒙。鄭以圛爲明。言色澤光明也。雺者氣澤鬱鬱冥冥也。此雺不作蒙。又不作蟊。圛不作驛。其言落驛者。訓圛之義也。引鄭則先圛後雺也。驛史記作涕。或作貣。索隱云。涕尚書作圛。史記集解引鄭云。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蟊克也。二衍貣。謂貞悔也。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

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貣也。此引鄭。惟圛不作涕。其餘則於經文及其次。皆與史記同。蓋諸疏引鄭者。於經之異同。旣不一矣。注文多寡。其不一又甚焉。大卜疏引鄭釋蟊。謂氣不澤鬱冥也者。或曰。蓋若詩雲漢所謂旱旣大甚。蘊隆蟲蟲也。言兆有蟊象也。蟊者。木之孼也。釋訓云。爞爞。薰也。凡物熱蘊盛者。則薰而爲蟲矣。書疏引作氣澤。其鬱冥皆重文。集解引澤作釋。惟冥重文。又大卜疏引圛者。色澤者。惟五字而已。段氏。江氏。謂此經之文。衞包改之。

此經之次。亂於梅本。非也。蓋鄭注之文。今不悉見。或引者易之。或譌焉。或鄭言某爲某。而引者删之。未可知也。一月之日終於晦。鄭以悔爲晦。非也。詩載驅云。齊子豈弟。鄭箋云。弟。古文尙書以弟爲圛。圛。明也。詩疏引古文作悌。史記作涕。蓋悌之譌也。索隱云。涕泣相連之狀。非也。說文云。圛。回行也。商書曰。曰圛。圛。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蓋半有半無者。亦絡驛不屬也。絡與落通。莊子言落馬首。漢志言經落。是也。驛與繹通。詩常武云。徐方繹騷。箋云。繹當作驛。繹訓云。繹繹。生也。疏引詩載芟云。驛驛其達。是也。釋山云。屬者嶧。郭注云。言駱驛相連屬。此反訓也。駱與絡通。凡物之絡驛者。皆相屬也。而皆不屬焉。金革於火而流。其象若斯

也故雨止而晴者光明。火之象也。色澤而流者光明。金之
象也。若夫五行相克自土言之。非惟克水已也。中央之土。
旁通四方蓋横而錯行也。通乎四方之所克者而克焉。則
無所不克矣。書疏云。今之用龜。其兆横者為土。此唐時猶
知其然也。史記文帝本紀云。代王卜之。兆得大横。占曰。大
横庚庚。余為天王。蓋有土之象也。周官大卜掌三兆之灋。
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
其頌皆千有二百。注云。兆者灼龜發於火。其象似玉瓦原
之舋罅。是用名之焉。原原田也。頌謂繇。是也。舋與釁通。周
官卜師云。凡卜事。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菙氏云。凡卜以明
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注云。士喪禮。楚焞置于燋。

在龜東。楚焞卽契。所用灼龜也。杜子春云。焌或爲俊。是也。墊與蓋通。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疏云。言體言象者。謂兆之墨縱橫其體。象金木水火土也。釋文引馬云。占筮也。蔡傳云。占二貞悔也。蓋從二絕句焉。非也。周官占人掌占龜。今經言三人占。言卜筮也。易繫辭傳云。以卜筮者尙其占。非惟以占言筮也。引易者文言及繫辭傳文。悔說文引作𠧪。引左傳者僖十五年文。之卦者變卦所之也。若左傳言遇觀之否。其例也。引國語者晉語文。八者陰爻之不變也。此卦震在屯。則六二六三不變。震在豫。則上六不變。故曰皆八。其占皆

曰利建侯。宜晉公子之得國也。左傳稱穆姜之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蓋六二不變者。其八也。隨六二云。係小子。失丈夫。此其八之占也。中於穆姜矣。史以隨之彖辭占之。不以實告也。周官大卜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簭人掌三易。蓋其職也。簭與筮通。鄭易贊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今攷禮運云。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此殷易首坤也。易說卦云。坤以藏之。蓋歸藏之易也。或曰易云。兼山艮。又云。艮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殆夏易首艮。故稱連山歟。今無。緐稽也。或曰夏殷之易以不變者占。非也。左傳稱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

如君所此必夏殷之易矣。固占其變也。秦不燔卜筮之書。
夏殷之易既亡。今存者周易也。易繫辭傳云。大衍之數五
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
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今以朱子之義推而言之。蓋一三五七九者。天之數五也。
則二十有五也。二四六八十者。地之數五也。則三十也。凡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妃以五成。則五行之位皆相得矣。故
大衍之數五十也。蓍一本百莖。取蓍之五十莖以爲策。而
虛其一焉。此所謂易有大極也。故其用四十有九也。以所
用者信手而分左右執之。以象兩焉。此所謂易有大極是
生兩儀也。大與太通。掛者懸小指閒也。揲者以大指食指

揲而數之也。奇者數之餘也。奇幾平聲。扐者扐於將指無名指間也。人之五指。一大指。二食指。三將指。四無名指。五小指也。言掛右一策於左之小指間。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之策。以象四時。而歸餘於左之無名指間。以象閏焉。又以四揲右之策。而再歸餘於左之將指間。以象再閏。是謂一變。其掛扐之數。不五則九。得五者奇也。五去掛一則四。以四約之爲一。故爲奇。兩儀之陽數也。得九者耦也。九去掛一則八。以四約之爲二。故爲耦。兩儀之陰數也。以一變之餘者。刻於席中。其策之存者或四十焉。或四十四焉。分而掛之。揲而歸之。是謂再變。其掛扐之數。不四則八。得四者奇也。得八者耦也。不去掛一。以再變之餘者。刻於席中。

其策之存者或四十焉或三十六焉或三十二焉分而掛之揲而歸之是謂三變易云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營者經營也分二者一營也掛一者二營也揲四者三營也歸奇者四營也易者變也四營成變三變成爻卦有六爻則十有八變而成也凡三變者三奇曰大陽其掛扐之數十有三去初掛之一則十有二以四約而三分之之爲一者三一奇象圍而圍三故三一之中各復有三積三三之數則九過揲之數三十有六以四約之亦得九焉大陽之象九之數也太與太通凡密率一則圍三有奇言圍三者舉成數也古非不知密率也兩奇一耦惟耦主之曰少陰其掛扐之數十有七去初掛之一則十有六以四

約而三分之爲一者二爲二者一一奇象圓而用其全故
二一之中各復有三二耦象方而用其半故一二之中復
有二焉積二三一二之數則八過揲之數三十有二以四
約之亦得八焉少陰之象八之數也兩耦一奇惟奇主之
曰少陽其掛扐之數二十有一去初掛之一則二十以四
約而三分之爲二者二爲一者一二耦象方而用其半故
二二之中各復有二一奇象圓而用其全故一一之中復
有三焉積二二一三之數則七過揲之數二十有八以四
約之亦得七焉少陽之象七之數也三耦曰大陰其掛扐
之數二十有五去初掛之一則二十有四以四約而三分
之爲二者三二耦象方而用其半故三二之中各復有二

積三二之數則六過揲之數亦二十有四以四約之亦得六焉大陰之象六之數也此所謂兩儀生四象也繇是而著六爻卦於是乎成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故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大陽變少陽不變故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大陰變少陰不變故陰爻皆用六而不用八易於乾云用九見羣龍无首吉於坤云用六利永貞其例也易占之灋則左傳有存焉者矣虞氏翻云四象四時也兩儀謂乾坤也乾二五之坤成坎离震兌震春兌秋坎冬离夏故兩儀生四象乾二五之坤則生震坎艮坤二五之乾則生巽离兌故四象生八卦如虞氏言將爲八卦生八卦乎惠氏棟云四象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亦非也分二以象兩謂

兩儀也不以分二者言將爲兩儀生三象乎离與離通易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謂蓍數所繇生也非謂蓍之生也五行傳云蓍生百年一本生百莖龜筴傳云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說文云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曲禮疏引劉向云蓍之言耆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然則蓍之生者希矣或曰蓍蒿屬一名因陳所在而有今陜西有一叢百莖者人謂之文王墓草蓋以爲蓍也離騷云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王逸注云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筳小破竹也楚人名折竹卜曰篿靈氛古明占者

也。筵音廷。篿音專。繇是言之。則屈子以竹而代蓍矣。或曰。於文巫竹爲筮。殆古之遺歟。易釋文謂鄭易注云。衍演也。王廙蜀才皆云。衍廣也。蓋推者演而廣之也。蔡傳以衍忒爲推過、總卜筮言、則失其讀矣。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時是也。卜筮立三人者。蔡氏謂以相參考也。占從二人者。左傳謂從衆故也。

述曰。儀禮士喪禮云。卜葬日。占者三人。或曰。此其三兆三易者歟。周官大卜注。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連山虙羲。歸藏黃帝。王氏洙引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

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此朱氏震以徵杜說。而王氏應麟稱之者也。絲今攷之。此無以明其必然也。然周易之爲周。無疑也。禹之時安有周易以備三人乎。士喪禮疏引鄭云。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從其多者。此鄭以周制言洪範也。失之矣。僞傳云。夏殷周三法竝卜。蓋與鄭同。蔡傳言舊說之非者此也。成六年左傳云。善鈞從衆。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

汝。謂武王也。士。事也。鄭氏謂六卿掌事者是也。蓋若左傳言鄭武公爲平王卿士也。下文於卿士下言師尹者。卽大夫庶士之爲長者也。今不言師尹者。省文也。蓋卿士領大

夫庶士者也。庶民且及之。則大夫庶士可知矣。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此所以謀於其心者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此所以謀於卿士而至庶民者也。周官曰。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詩曰詢于芻蕘。古之聖人有不逹民隱而稽疑者乎。長丁丈反與音預

述曰。白虎通云。尚書曰汝則有疑。謂武王也。所引脫大字。說文云。士。事也。鄭義見書疏。或曰卿士者卿大夫庶士也。今攷大夫庶士之爲長者。非師尹乎。下文云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固分言之也。引左傳者。隱三年文。經於稽疑之疇。言庶民者六。梅本於謀及庶民。獨作庶人。書疏於下文庶

民云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今攷孟子云庶人在官者此非徒言庶人也徒言庶人則必非在官者矣何嫌之有乎漢石經作謀及庶民經文一例也今從之夏書者哀十八年左傳所引文也周官士師云以詔司寇斷獄蔽訟則蔽亦斷也釋言云昆後也周官小司寇注云詢謀也周語云庶人傳語此謀之所及也引詩者詩板文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逢馬氏謂大也左傳稱秦伯曰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經曰大同同與逢韻古繇辭之體然也言子孫

其大者。若左傳言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也。吉者。總占之辭。朱子曰。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爲首。然人謀未必無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爲主。繇直祐反。郟古洽反。鄏而蜀反。

述曰。禮運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又云。是謂大同。此記禮者。以爲自禹而後。能小康。不能大同也。則雜於老氏之說矣。是烏知禹之洪範。固有所謂大同者乎。馬義見釋文。史記。身作而身。子孫作而子孫。禮儒行云。衣逢掖之衣。注云。逢猶大也。釋詁云。逢遇也。僞傳以言此經。謂後世遇吉。蓋失其讀矣。當讀曰子孫其逢。以韻於大同之同。其吉之爲言則總占焉。與下文言吉者。皆以一字爲句也。易言吉。

而一字爲句者多矣。繇辭者占辭也。閔二年左傳云。成季之繇。其例也。引左傳者僖十五年及宣三年文。郟鄏者洛邑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若盤庚賢王。不違卜而遷殷。其臣民之逆。皆反而從之。則吉矣。

述曰。遷殷之卜。詳盤庚篇。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卿士下文所謂俊明者。簡在帝心。繇乎天命。此龜筮之所以從也。雖君民之逆。亦反而從之。故吉也。

述曰。下文云。乂用明。俊民用章。以此知卿士之才也。不然。

何以能貞龜筮之吉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庶民從則得衆矣。得衆則得天命。此龜筮之所以從也。雖君臣之逆。亦反而從之。故吉也。

述曰。大學言得天命而必言得衆者。以民從故也。卽孟子所謂得民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引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其義也。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內外者猶酒誥所謂內服外服也。此惟君謀而龜從。動在內服者。君近而易察。故吉也。動在外服者。君遠而難察。故凶也。不言筮從龜逆者。蔡氏謂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說

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孔子贊易。蓍重而龜書不傳云。

述曰。史記集解引鄭云。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鄭之言境。非也。隱元年公羊傳云。王者無外。此禹貢所以不書冀州之境也。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又言千里之內。千里之外。皆不以境言也。故周官職方氏。於王畿言其外者。則不失其為無外矣。蔡傳云。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今攷祭祀非必以內言也。曲禮云。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皆言祭祀也。鄭禮注云。出郊為外事。是也。周官簭人云。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蓋重卜也。故為之漸焉。簭與筮通。大

事卜。小事筮。曲禮注之說也。禮雜記言大夫卜宅與葬日。則大事之類也。少牢饋食禮言筮日。則小事之類也。筮短龜長。僖四年左傳文。今攷僖十五年左傳云。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杜注據此而釋短長之義也。曲禮云。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蓋襲者謂三人占。皆吉皆凶也。襲與習通。重也。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其義也。周公三卜皆吉。不復三筮。是不相襲也。繇此推之。則三筮皆吉皆凶。亦不復三卜矣。易蒙彖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此之謂也。箕子言龜從筮逆者。先筮而後卜也。金縢大事。周公不先筮而後卜。則周官筮人亦言其常灋爾。僖二十五年左傳。晉將勤王。卜之。遇黃帝

戰于阪泉之兆。筮之。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則又先卜而後筮矣。蓋周易者文王周公皆繫辭焉。周人重之。故其灋不與箕子之陳洪範同。迨於春秋。亦不與周官常灋同。禮疏以先卜後筮爲春秋違禮者非也。如其違禮。則如詩所謂我龜旣厭不我告猶矣。何以晉勤王而果吉哉。晉勤王之吉。一卜一筮而已。蓋春秋之占又不必三人也。若是者。占之灋不必同。占之義無不同。此易之所以爲變也。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靜不動也。作動也。鄭氏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述曰。釋詁云。動作也。今轉注之。鄭義見史記集解。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暘音陽燠於六反廡無甫反

庶眾徵驗也燠煖也不言一曰二曰者庶徵所遇無常也

蔡氏曰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吳氏謂易以坎爲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爲水矣離爲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烜之則暘爲火矣小明之詩首章曰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章曰昔我往矣日月方奧燠與奧通夫以二月爲燠則燠之爲春爲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氏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爲秋爲金明矣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敘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有秩然而不可紊

者也。鄭氏曰。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是也。曰時者言雨暘燠寒風皆驗於其時也。下文所謂時無易時旣易者。皆以驗之也。蕃滋。庶豐也。言五者之來旣備。各以其時之敘。衆草且滋豐矣。則百穀從可知也。此卽休徵之時。所謂時無易者也。極至也。一至備而凶者。必一至無而凶。如恆雨則無暘之類也。此卽咎徵之恆。所謂時旣易者也。故下文遂申言之。煖乃管反 烜音喧 突他骨反

述曰。庶衆。釋詁文。凡物有徵象者皆得而驗之。服虔左傳注云。徵驗也。暘史記作陽。燠煖。釋言文。史記燠作奧。蓋古通也。室奧則其煖矣。釋詁文於堯典引馬云。奧煖也。吳氏者

仁傑也。宋史藝文志著錄焉。引易者說卦文。易疏云。乾也。引金寒者閔二年左傳文。蓋狐突之言也。顏氏者師古也。唐書有傳。鄭義見書疏。又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此鄭据五行傳言之也。禮月令於仲春云。始雨水。蓋雨有在木者也。孟子引曾子云。秋陽以暴之。蓋暘有在金者也。燠者始於春木而盛於夏火。蓋木生火也。寒者始於秋金而盛於冬水。蓋金生水也。此自五行之相資者言之。不與經五行之敘同也。詩桑柔云。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莊子云。大塊噫氣。其名爲風。蓋土氣則風也。釋詁云。時是也。覲禮云。大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爲氏。後漢書李雲傳

云。得其人則五氏來備。注云。氏與是古字通。荀爽傳云。五韙咸備。各以其敘矣。注云。韙是也。然則漢讀時五者來備。蓋以時爲是也。猶上文立時人之時也。其曰之句例與下文曰王省惟歲同。今不從者。下文言時者七。若無此曰時之文。遽而言之。於文未適也。蔡傳云。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緜蔡言之。其於所謂時無易者得之矣。而於所謂時既易者則遺之也。且於所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者。亦複也。晉語云。黍不爲黍。不能蕃廡。稷不爲稷。不能蕃殖。蓋百穀可知也。韋注云。蕃滋也。廡豐也。廡與蕪通。釋詁云。蕪茂豐也。極至。釋詁文。凡物之至者曰極。至極者莫若中。故曰。中庸其至矣乎。蓋極。中也。至也。至則窮之矣。經言

皇極窮之乎至中之善也易繫辭傳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義也經言六極窮之乎至反中之咎也詩何人斯云以極反側易乾文言云窮之災也其義也孟子云又極之於其所往其例也經言極備極無者窮之乎至反中之時也易繫辭傳云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其義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時者下文所謂時無易也若語辭易曰不節若則嗟若蔡氏謂僭差豫怠是也易曰盱豫悔恆常也下文所謂時旣易也蓋休徵爲吉咎徵爲凶貌澤者水其徵雨也貌恭作

肅。則時雨。狂乃貌不恭而無以作肅。則常雨矣。言揚者火。其徵暘也。言從作乂。則時暘。僭乃言不從而無以作乂。則常暘矣。視散者木。其徵燠也。視明作哲。則時燠。豫乃視不明而無以作哲。則常燠矣。聽收者金。其徵寒也。聽聰作謀。則時寒。急乃聽不聰而無以作謀。則常寒矣。思通者土。其徵風也。思睿作聖。則時風。蒙乃思不睿而無以作聖。則常風矣。○謹案此以五事分言乎庶徵者。重其一端言之也。天之道。五行一氣。其用之得失皆相因。故鯀治水失道。言鯀者。則統之曰汨陳其五行。禹治水成功。言禹者則統之曰彝倫攸敘。明五行得失之相因也。於鯀禹皆言水者。重其一端言之也。五行在人。則為五事焉。人之道。五事一體。

其用之得失亦相因。故堯以欽明文思而允恭。言堯者則統之曰庶績咸熙。紂敗德而狂。言紂者則統之曰不虞天性。明五事得失之相因也。於堯先言明。於紂獨言狂者。重其一端言之也。箕子之義。會而通焉。豈鑿也夫。夫音扶

述曰。釋言云。若順也。以言此經。休徵則順。咎徵則不順矣。詩正月疏引鄭云。五事不得。則咎氣順之。如鄭之言。將天順其非乎。非立言之善也。引易者節六三文。王注云。若辭也。易乾九三云。夕惕若。釋義當同。禮器云。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皆以若爲語辭也。偕差。詩抑毛傳義也。易雜卦云。謙輕而豫怠也。豫六三云。盱豫悔。朱子云。盱上視也。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書疏引鄭

王本豫作舒。釋言云。舒緩也。大傳作荼。蓋文之假借也。禮玉藻云。諸侯荼。鄭讀爲舒。其例也。蒙史記作霧。大傳作雺。漢志作霿。書疏引鄭云。蒙見冒亂也。又引王云。蒙瞀蒙。則鄭王本亦作蒙矣。恆史記訓常。五行傳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恆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恆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恆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恆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恆風。惟木金火水沴土。此伏言庶徵。不皆與經五行之敘同也。其五行之敘。以所受克者逆而數之。與六府以所克者順而數之。亦不同。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

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曰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省息井反

曰者。箕子述明之辭也。省。察也。卽所謂念用庶徵也。師。衆。尹。正也。蓋衆官之長也。言王所察於庶徵者。惟一歲之休咎。歲必積月日而成。故卿士佐王。以分王所察者。惟一月之休咎。衆官之長佐卿士。以分王所察者。惟一日之休咎。蓋繇日紀月。繇月紀歲。卿士師尹之省。皆王省也。易。變。既。盡也。無變則得其時。盡變則失其時也。乂。謂政治也。章。顯。微。隱也。家。卽上文而家之家。謂王家也。言家則國在其中。禮所謂以天下爲一家也。蓋省庶徵而驗於其時。所用以見休咎之實者有如此。休徵非一歲之大。不成其休。咎徵。

雖一日之小遂成其咎。蔡氏謂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長丁丈反

述曰。省史記作眚。春秋肆大眚。公羊作肆大省。蓋古通也。惟史記皆作維。文異而義不異也。省察。師衆。釋詁文。君正。釋言文。釋詁云。正長也。史記集解引馬云。言王者所眚職。如歲兼四時也。僞傳與馬同。且以卿士如月。衆正如日言之。又云。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今不從之者。如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苟其設喻。則徒如之而已。何以爲念用庶徵乎。蔡傳云。歲月日。以尊卑爲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有係一月。有係一日。各以

其大小言也。今不從之者。經言以尊卑爲省。蔡言以尊卑爲徵。則窒矣。金縢云。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此其歲秋成之月。一日閒咎徵爾。非師尹之徵。亦非卿士之徵。而王之徵也。蓋歲月日者。猶周官稱歲會月要日成。皆所以察也。書疏引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尙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今不從之者。鄭以此爲深言之。而不以此爲申言之。於義未融也。五事所致。豈其微哉。易繫辭傳云。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則易者變也。桓三年穀梁傳云。既者盡也。俊史記作畯。蓋古通也。俊民來自

田閒詩甫田所謂烝我髦士也。皋陶謨云。五服五章言章明而顯之也。釋詁云。隱微也。今轉注之。引禮者禮運文。明古音亡。轉爲盟。古通孟。則明與章及成皆韻也。此亦經文之有韻者也。明古音亡者。史記明都。周官作望諸。漢書作盟豬。詩巧言以盟韻長。其例也。明古通孟者。明都禹貢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大戴禮云。明孟也。其例也。或曰然則明古通孟者不亂於今音乎。非也。蓋今古音雖有不同。然其漸流而變者必有繇也。惟經不盡見。而古書殘失。則無以悉所繇爾。夫古之轉音豈無異音者乎。若詩小旻以用韻邛。老子以用韻動。而易傳於剝則以用韻載。於豐則以用韻事。此顧氏攷古音而不能言之者也。蓋必古之用

有轉音之異矣。則古之明豈必無異音邪。今洪範以明韻章及成者。此其轉音而互韻也。今必謂其亂於今音。而以爲明與成古實不韻也。則其讀不如矣。豈其然乎。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庶徵之在庶民者也。星者衆星。庶民之象也。春秋書星隕如雨。漢志謂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亦足以見庶民惟星者矣。上文言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不言於其下者。以民不言省也。蔡氏謂民不言省者。民之休咎。係乎上之所以從民欲者如何爾。是也。星有所好。象民有所好也。上文言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此言從好則從惡可推

也。卿士率師尹以佐王。而從民之好。象月會日行以成歲。而從星之好風好雨也。蓋和其民者風雨無不和。徵諸星象。猶徵諸庶民。皆相應也。亦所謂念用庶徵也。易曰。潤之以風雨。又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今言風雨。則暘燠寒可推也。風雨者。成百穀以養民者也。漢志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九道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

此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經言冬夏。則春秋可推也。漢志曰。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爲風。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此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不言日者。鄭氏謂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是也。禮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蓋月和則陰陽和。四時和而風雨無不和矣。月會日行。月和者日必和也。今言月則日可推也。蔡氏謂言日月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也。隕羽敏反。糞音樓。喪去聲。軫音袗。滂音旁

沱音鮀觳
器去聲

述曰。姚氏舜牧云。此假天道明人事。非也。此所謂念用庶徵者。實象也。非設喻之假象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穀梁傳云。恆星者。經星也。注云。經。常也。左傳云。星隕如雨。與雨偕也。蓋如。古通而。左氏釋如雨爲而雨。以言此異。非也。公羊傳云。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霣與隕通。公羊氏言此異者是也。後世有此異。史皆書之矣。明顧氏既目驗焉。今亦目驗而知公羊氏之不誣也。徵諸庶民中庸文。引寒暑者易繫辭傳文。漢書天文志之言日月也。據古厤言之。

以釋古經善矣。縣今攷之。星度不同。歲差故也。詳堯典疏。

黃道南之赤道。蓋朱道也。與赤道緯居天之中者不同。唐書厤志云。月行。合朔所交。以黃道內爲陰厤。外爲陽厤。冬在陰厤。夏在陽厤。月行靑道。冬在陽厤。夏在陰厤。月行白道。春在陽厤。秋在陰厤。月行朱道。春在陰厤。秋在陽厤。月行黑道。四序離爲八節。至陰陽之所交。行與黃道相合。此唐志九行之說也。蓋厤家以月行交於黃道者而九分之。遂名以其方之色爾。核月之交。莫善於九行也。元郭守敬作授時厤。用弧矢術。以月所行者謂之白道。而九行之法廢矣。漢志云。靑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又引此經而說之云。言

失中道而東西也。僞傳云。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傳据漢志言之也。是風雨之占。皆凶星也。失之矣。夫從民者。猶孟子言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從所惡可統於從所欲之中。則言有好可矣。蔡傳云。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蔡言異好。於義未融也。漢志引易者坤彖文。蓋坤位西南。今東北從陽。則地事天之位也。箕者東方蒼龍之宿也。詩云。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言南箕者。候之於南也。箕主簸揚。其位在東方。則木也。木而簸揚。則風也。內經所以言在地爲木。在天爲風也。書疏言鄭引春秋緯

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蓋緯襲於古而爲之說。爾軫者南方朱鳥之宿也。易說卦云。巽爲風。巽位東南。軫位與巽同。史記天官書云。軫爲車。主風。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其象若斯也。孫子云。起火有日。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蓋翼連於軫。飛鳥乘風也。壁者北方元武之宿也。詩云。塞向墐戶。毛傳云。向北出牖也。牖戶者壁之象。塞之墐之。所以備風寒也。然則壁翼之星亦好風者矣。周官大宗伯注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易說卦云。兌爲澤。爲少女。兌位西方。少陰之位也。畢者西方白虎之宿也。西方金也。其西南坤土之位也。金生水而土澤焉。雨也。易小畜彖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上九云。既雨既處。又云。

月幾望蓋以陰畜陽迫月之盛而後雨也引詩者漸漸之石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僞家語稱孔子云昔者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此僞託之言也詩毛傳云月離陰星則雨繇毛言之西陰方也畢在西陰星也非謂星之陰也顧氏英白云天街在畢之陰七政中道也月之離畢未有不在其陰者夫離麗也麗而著之則雨行而近之非麗而著之則不雨蓋驗之皆然矣彼疑於不雨者蓋近畢疑以爲離也書疏云離畢多雨此天象自然畢亦捕魚之物故爾朱子說詩本之以爲漉

魚則水淋漓若雨然也然於古無徵也釋天云濁謂之畢郭注云掩兔之畢因星形以名詩云有捄天畢毛傳云捄畢貌畢所以掩兔詩云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則畢亦所以取鳥也古無以捕魚名畢者殆後世為之爾史記律書云濁者觸也蓋畢雨滂沱觸水而濁也鄭義見書疏又鄭云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今攷左傳於昭九年云火水妃也於昭十七年云水火之牡也此鄭說之所繇也然中庸云子庶民也民者子道也非妻道也經言從民而鄭言從妻非其象

也。從妻所好。亦非立言之善也。月令於孟夏云。日在畢。此日躔所在。可測而知也。然不可見矣。引禮者。禮運文。於山川言竅者。祭灋所謂能出雲爲風雨者也。三五者十五也。月之盈者三五。蓋受日之陽也。月之闕者三五。蓋養月之陰也。釋天云。四時和謂之玉燭。郭注以光照言之。蓋月和之義也。海之潮汐。物之胚胎。且候月焉。况於風雨乎。今海濱之人。觀月暈弦望。以爲風雨占。猶有驗者。將從星之驗昭然也。夏古音戶。讀若詩無冬無夏之夏。此亦經文之有韻者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五福者用之以使人嚮善也六極者用之以使人畏不善也蓋天用之以錫其君故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君奉天用之以錫其民人故曰用敷錫厥庶民又曰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反是則爲六極矣蔡氏謂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係於訓之行不行是也此五行之用以理馭數者也壽者君奭所謂天壽平格論語所謂仁者壽也蔡氏謂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先之中庸言舜之大德曰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周官言王之馭羣臣曰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言富則爵位之貴從可知也古者以祿爲富無大富而不貴者亦無既貴而不富者或謂五福不言貴非也康樂寧安也詩曰俾爾壽而富又曰眉壽

無有害康寧者。無有害也。此三者以遞備為序也。攸所也。所好者德。詩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好德之實也。考成也。成而終命。若顧命言成王之彌留審訓。論語言曾子之將死知免也。孟子曰。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攸好德者必考終命。此二者又以相成為序也。凡五者之福。皆天所以福之也。若堯舜召公師尚父是也。然天於有德。有不以遞備三者福之。若無逸不數湯武享國之壽。伯夷叔齊不受大賚之富而餓死。冉牛之疾。顏淵之短命。皆不壽以康寧。則何以使人嚮善乎。是烏知其生而好德。終而成德以成名。二者皆天所以福之哉。福繇於德。經不言一曰攸好德。

而於次四言之者。著成名之福也。折者猶草木不當死而折之也。折之則短矣。是其凶也。凶而短折。若無逸所謂後王生則逸罔或克壽。召誥所謂生子自貽命凶也。蓋壽之反也。亦考終命之反也。蔡氏謂禍莫大於凶短折。故先之。疾謂自取之疾。若病酒及近女者也。雖聖人不能無疾。然卒以康寧而不罹於極者。非自取之疾也。憂謂自取之憂。若詩所謂不殄心憂。盤庚所謂勸憂也。疾憂次於凶短折。而甚於貧。蓋康寧之反也。貧謂自取之貧。易言上慢下暴者曰。慢藏誨盜。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國之所以患貧也。詩曰。喪亂蔑資。又曰。降喪饑饉。傷其貧也。周官言王之馭羣臣曰。奪以馭其貧。論語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

也。蓋富之反也。此四者以遞患爲序也。惡者甘爲不善。若暴君之殘。亂臣賊子之忍也。弱者不能自彊。若魯昭公之旅死。宋徽欽二宗之北狩。鄭祭仲之被執不死爭也。惡者死無足惜。弱者死有遺恨。蓋攸好德之反也。亦考終命之反也。此二者又以終及爲序也。凡六者之極。皆天所以極之也。極之者。窮之也。自惡而上。若桀。紂。幽。厲。堯之四凶。是也。然天於惡人。有不以遞患四者極之。若秦始皇。曹魏公盜蹠者。豈不別有以使人畏不善也。天稔其惡。令受惡名於萬世。則天所以極之者有在也。使其蚤凶短折而亡。或疾或憂或貧而不敢逞焉。何以知其惡之極而極之哉。故能逃一時之誅。而竊其福。不能逃天下萬世之誅。而盡其

名其謂之惡也斯極之矣極繇於惡經不言一曰惡而於次五言之者著惡名之極也然又有不能自彊而求福者無成其德多陷於惡其謂之弱也亦極之矣惡則自窮而可誅弱則自窮而可悲皆深戒也故六極以二者終焉○嗚呼洪範之學遺於後世微矣厤數洪範之一端也求其一端而遺其全體言數而數之理不明故聞五行傳之說則徒笑之而不復求之經也於是乎箕子之所戒者果集於其前猶不寤焉昔者小旻詩人傳箕子之學者也蓋蚤傷之矣夫五行傳之說其義原於經其失則鑿去其失存其義則以洪範通於春秋可也春秋書災異書大有年皆庶徵也而皆不言其所繇蓋春秋書行事者也以爲庶徵

皆行事之符。天道必繇於人。今未知人之得失者何也。其此之政乎。將彼之政乎。宜皆省之也。不言其所繇。其省逾深也。如是。則同言一事。何有疑於彼此所徵之異。而舉以為不足信哉。夫天人之道。五行一氣。五事一體。皆皇極之得失徵焉。分言之而過者鑿也。是故春秋不言庶徵之繇。言事之道也。春秋言於既事之後也。洪範言庶徵之繇。言學之道也。洪範者王訪于箕子。學於未事之先也。言事則言其所當然者而已矣。逆推之。深求之。反惑也。況其鑿乎。言學則非言其所以然者未至也。箕子所告者武王。聖人與聖人而言學。必求其至也。學與事之理無異。言之者以顯微而異也。春秋顯言之。洪範微言之也。馭音御　父音甫　不數之數上聲

蔑音滅䁾音
炙稔如甚反

述曰。五福六極。次九同疇。蔡傳從而分節焉。則次九之文偏矣。說苑稱河閒獻王云。尙書五福以富爲始。孫氏云。此作一曰富。則當云二曰壽。蓋異文也。引周官者。大宰文。中庸云。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曲禮云。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蓋庶人之富其小富也。庶人賤者也。禮祭義云。殷人貴富而尙齒。注云。臣能世祿曰富。蓋富者。殷人之所貴也。引壽富者。詩閟宮文。引懿德者。詩烝民文。康樂寧安考成。皆釋詁文。禮祭統云。福者備也。今言之有序。蓋遞備焉。湯之享國。史記不

詳其年然無逸不數之必非歷年多矣皇甫謐云湯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此妄爲之說爾如其說則文王爲諸侯其享國之壽無逸猶數之何以不幷湯爲諸侯而言其享國乎又何以不於所謂克壽者而言其百歲乎武之享國五年而已記謂武王九十三而終則上壽也無逸不於所謂克壽者言之何歟以此知記非其實也詳大誓及金縢疏史遷之爲伯夷列傳也歎其餓死而謂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卒以孔子言沒世之名而釋然也其知德者乎齊景公千駟之富民亦無稱此孔子之所傷也論語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此攸好德之義也。又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此考終命之義也。今不以言此經者。箕子所陳。蓋皇極之福。此邦有道之富貴也。易繫辭傳云。崇高莫大乎富貴。此之謂也。與邦無道之時異矣。故孔子言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孔子之攸好德也。曲禮言臨難毋苟免。亦君子之考終命也。非箕子告武王之時義也。中庸云。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此舜以大孝之德而得之也。祿在位之中。富也。名者。攸好德也。旣得其名。則其考終命可知也。蓋爲福爲極。至於名而益信矣。壽富康寧。在一時者也。名在天下萬世者也。故惡者。雖竊其福於一時。而惡名逾章。善

者雖不得其福於一時。又從而困苦之。而善名逾章。則名
之用於天下萬世也。大矣。此本呂氏坤之義推而言之也。
漢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天也。兄喪
弟曰短。父喪子曰折。書疏引鄭云。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
婚曰折。蓋皆意言之爾。今据此之為文。與考終命同。不可
析為三也。況極之用在人。奚為以禽獸草木言邪。說文云。
齔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
苟其凶矣。豈其非短折邪。夭與殀通。金匱要略云。酒黃癉。
蓋病酒之疾。若斯也。昭元年左傳云。晉侯求醫於秦。秦伯
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公曰。女
不可近乎。對曰。節之。蓋不節。則自取其疾也。論語云。父母

惟其疾之憂戒自取也金縢言武王之疾瘳論語言孔子之病間疾而康寧也不殄心憂詩桑柔文詩序云桑柔芮伯刺厲王也鄭箋云殄絕也引易者繫辭傳文蓋言解六三所謂致寇至者也故解象傳云自我致戎又誰咎也致戎者傷財而貧也喪亂蔑資詩板文詩序云板凡伯刺厲王也毛傳云蔑無資財也降喪饑饉詩雨無正文詩序云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饑饉者國不富歲也則貧矣春秋昭公三十有二年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蓋旅死於外焉弱故也宋史言徽宗欽宗者以其困於金人而北遷之也則曰北狩弱甚矣乎蓋託春秋天王狩于河陽之義也悲之也春秋桓公十有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

于鄭。鄭忽出奔衛。公羊傳云。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嗚呼。此廢君而從人也。豈權乎哉。此祭仲之弱懼死於宋。云爾。中庸云。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祭仲何不聞古人之風乎。謂之爲權。孟子所謂春秋之邪說也。强。與彊通。秦始皇見史記。曹魏公者。操也。見通鑑漢紀。凡言見某史者。舉其事之核。或其文之美者也。此不言魏公見三國志者。以其非實錄也。史記云。盜蹠。日殺不辜。竟以壽終。通鑑齊紀云。建元元年。以褚淵爲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

何意披猖至此門戸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蓋褚淵於齊高帝之篡而勸進也彥回其字也後周紀云馮道少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師三公之位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司馬氏光謂道之爲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也歐陽氏修謂讀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若此者竊其福於一時者也而惡名至於今焉孟子云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此暴君之惡名也始皇去諡濾然至於今言之者皆日無道秦終無滅於惡名也裹二十年左

傳云。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此亂臣賊子之惡名也。故孟子云。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懼也者。懼惡名之極也。其洪範所爲極之威用者乎。通鑑唐紀云。朱全忠闡朱友恭弑昭宗。陽驚號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世。故萬世之惡名。孰如其極之者哉。此亂臣賊子之所懼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昭子謂平子云。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蓋傷其惡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不及五稔。蓋年穀一熟爲一稔。故惡之積久者亦稱稔也。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是昆吾稔之日也。書疏引鄭云。此數本諸其尤者。禍是人之所欲以

尤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爾。朱子以尤好惡言之。蔡傳謂以禍之急緩極之重輕爲先後。猶鄭意也。此其說則禍自三曰康寧而上。極自四曰貧而上。是皆然矣。若夫攸好德者。尤重而當急也。今次四焉。將輕而緩乎。僞傳云。惡醜陋。弱尫劣。書疏引鄭云。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所以弱也。蔡傳云。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其釋惡皆非也。謂貌寢爲惡。古有之矣。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鬷蔑惡。叔向曰。今子少不颺。謂其賢而貌寢也。彼豈羅於極乎。謂貌不恭爲惡。則五事之用。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皆惡也。何獨於貌專之乎。謂剛暴爲惡。

此恆言云爾古人之辭剛柔之過皆惡也謂散文則剛柔皆惡對文則惡弱適反是剛柔之過違乎三德其反而對文猶所謂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是惡弱所以爲極之凶也是其尤重也今次五次六焉將可輕乎陳氏大猷云陷於不善者惡也其釋惡爲不善不可易也其言陷者猶未盡極之之義也論語云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然則惡者其志甘爲之也書疏引鄭云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又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

考終命。鄭言攸好於。經病添文也。夫五事之用。其致五福六極者。通言之。非分言之也。德者五行之性也。攸好德則五事備焉。非惟其言從也。以此見其餘皆不可執一者也。今鄭分言之。從五行傳而爲之說爾。蓋以五配六。則弱終於六。若綴旒然。不得已而以皇不極配之。則偏矣。五福皆皇極也。六極皆皇不極也。書疏謂大劉以爲皇極若得。則分總爲五福。若失。則不能爲五事之主。與五事竝列。其咎弱。故爲六也。非也。此歐陽氏以爲失其條理者也。漢志於貌云。其極惡。其福攸好德。今鄭謂考終命者不同於言云。其極憂。其福康寧。今鄭謂攸好德者不同於視云。其極疾。其福壽。今鄭謂康寧者不同。於聽云。其極貧。其福富。惟此

鄭與之同。於思云。其極凶短折。其福考終命。今鄭謂壽者不同。蓋分言之而不皆同。則其義當通言之也。漢志引五行傳云。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常陰。厥極弱。書疏謂五事休咎。皆不致陰。是陰氣不由五事。陰屬皇極也。非也。昭元年左傳云。天有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杜注謂五行之節也。繇今攷之。風雨之氣。著於庶徵矣。暘燠則陽明之氣。寒則陰晦之氣。皆皇極之所致也。陰者无陽之象也。无陽者必不時暘也。易坤上六云。龍戰于野。坤文言云。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蓋乾龍之弱。不能戰陰。則无陽而失陽之氣矣。故常陰也。傳以皇不極言弱。是也。其以皇不極獨繫於弱。非也。是

故桀紂之不極惡也。非弱也。漢昌邑王之不極則弱也。漢書夏侯勝傳云。勝徵爲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以勝爲妖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葢漢事與伏書應如桴鼓。將易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歟。易乾象傳云。君子以自強不息。強與彊通。詩文王云。自求多福。葢求之彊矣。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

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皇極得失所以爲福極之原也。九疇大灋。前八者得其敘。則五福福之。前八者失其敘。則六極極之。故次九之五六居終也。今於五福之中以三者二者言之。於六極之中。以四者二者言之。猶卜筮凡七而以五與二言之也。養以之福。左傳古本然也。之猶適也。今或作養之以福者。誤也。林氏云。唐李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君相所以造命也。五福雖天所畀。實自造命者。嚮而與之也。六極亦造命者。威而避之也。寤古通悟。哀六年左傳云。君舉不信羣臣乎。舉猶皆也。易繫辭傳云。顯諸仁。藏諸用。蓋藏者。其仁之微也。用者其仁之顯也。微

與顯異而不異者也。中庸云。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二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